

創世紀

此書獻給我親愛的朋友，感謝寫作路上有妳們一路相陪。

目錄

自序，他序

楔子

第一章〈一張相片〉

第二章〈熟悉的禮物〉

第三章〈西藏高原與珠穆朗瑪峰〉

第四章〈雪山遇難〉

第五章〈迷穴至光明〉

第六章〈創世紀遺民與宿敵〉

第七章〈暴風雪來臨〉

第八章〈爭執與掙扎〉

第九章〈終焉之戰〉

〈尾聲〉

後記

注意：人物、劇情為虛構，如有雷同，純屬意外，為劇情所要，請見諒。

創世紀

自序

正在打開書的大家好，這裡是八月。

老實說，序什麼的我真的不知道要說什麼，所以只好來簡略介紹一下自己的作品了。

創世紀是篇帶點神奇意味的作品，地點選在喜馬拉雅山上也是希望讀者朋友會喜歡布一樣的塞外風光。

有天我夢到了雪山，醒來的時候就想，如果山脈中間打空不知道會怎樣，這種想法讓我想到通天神探狄仁傑中的大佛通心柱，於是，這篇小說就出來了（什麼和什麼）。

關於內容，我就不多說了，本人的文筆還不成熟，但是會盡最大努力表達我想表達的事情。

那，就希望各位讀者看的開心。

感謝翻閱這本書的你們。

以上。

楔子

世界之初

神分離了渾沌，造出了清與沉。

撒旦因此而生，混沌又接踵而至。

神說：「光來。」，光就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而撒旦說：「光去。」，黑夜就降臨世間。

神創造了人，指引他們向善。

撒旦鼓動了人，誘使他們墮落。

不滿兄弟的幾度破壞，神開口了：

「為什麼要迷惑我的子民？」祂愠怒。

「迷惑？」撒旦訕笑道，滿臉鄙夷。「我不過是開啟他們內心的釋放罷了。」

神勃然大怒，「祢使他們向善。」他指責。

「惡？」輕蔑的問句從薄唇中吐出，接著撒旦大笑：

「那種東西，還不是你自己創造出來的。」

最後，為了這句近乎侮辱的話語，神向撒旦宣戰。

這場混戰持續了七天七夜，而神獲得了勝利作為結束，戰敗的撒旦只好撤回幽黑的地獄之中，這場聖戰的過程，全都被記錄在古書——創世紀神史之中。

創世紀神史是一部關於神創造世界的紀錄史，作者和完成時間無人知曉，它也記載了此段撼動天地的戰爭與他的結束。

書中最後寫道，在這場戰爭中，人群被撕裂成了兩半，勝利的神與崇奉他的子民「創世紀族移民」奪回了全部的光明，並且屏除了一切黑暗之物，從此以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至於另一批接受了神所謂撒旦誘惑的那群人，被稱之為「墮落魔族」，在戰爭終焉之時也追隨著撒旦的腳步，遁入了深淵之中。

永遠失去光明。

* * * * *

我做了夢。

夢中先是滿地雪白，緊接著是滿目漆黑。
連一絲光都看不見。

然而，我卻.....

第一章

〈一張相片〉

現在的生活繁忙瑣碎，以多久沒有去聆聽——
靜靜躺在心底的，是童年的聲音。

*

型號A330的客機穿越白雲之上。

玩弄著手上的飛機票，楊依嫻心不在焉的、有一望沒一望的描向窗外。

白色的機翼在藍天中和雲朵混在一起，從窄小的窗戶看不到陸地。從窗戶射入的陽光打在她側臉上，明亮的光線在她水晶體上顯現出反射的晶亮，而她及肩的栗色長髮隨意披散，在肩頭形成優雅的弧度。

這班客機飛行的是從四川的成都雙流機場飛往西藏拉薩——貢嘎機場的內陸航線。稍嫌擁擠的經濟艙內部是滿載人的，而楊依嫻是坐在機翼正旁邊的位置，這讓她覺得頗為幸運，因為聽說此區塊的座位是如果不幸發生空難時，可以提高生存率的地方。

此時，坐在楊依嫻身旁的乘客是一名用眼罩掩著臉、正處於睡覺模式的男人。

她注意到他除了一開始上機時，起身讓她過到裡面的位置外，其他時間都是睡著，睡到了現在都毫無動靜。這種在飛機上還能進入熟睡的能耐讓她羨慕，因為自從幾年前母親搭乘飛往香港的班機在澎湖外海墜機失事之後，到今天，她都極度恐懼這種在天上飛行的交通工具，除非必要，否則她想盡辦法都會避開飛機，尤其是在起降的時候，這兩過程中她幾乎都是繃緊神經、緊抓扶手。

二度瞥了眼身旁熟睡的男人一眼，楊依嫻不禁嘆氣，並挪動了身子讓自己坐得更舒服些。

這個班次的西方人不多，大部分還是黑髮黑眼的東方乘客，以大陸本地人居多，因此，從前後左右四方傳來的都是熟悉又陌生的口音。而就在飛行末約半個小時以後，敬業的空姐便在窄小的走道中來回走動著，逐人尋問每位客人的需求。

「小姐，需要果汁或是茶？」

「茶，謝謝。」面對空姐專業的笑容，楊依嫻也報以微笑的道謝。

可是，她那抹微笑後頭其實充滿了勉強與不安，此時，她的目光看向至於旁側地板的隨身包。

那是只簡單的黃褐色皮革側肩包。

而有些粗糙的磨損可看出來已經使用了一段不短的時間，裡頭不知道放置了多少歲月的回憶？恐怕只有擁有者能了解他的價值了。楊依嫻看了它好多眼之後，終於伸手將包包拿起來放置在大腿上，雙手緊捏住包包的兩端，並擰著眉頭的望著它。

她栗子色的髮絲因為這低頭的動作稍稍掩蓋住了她的面容。

今年剛滿三十二歲的楊依嫻，不知道是保養有方還是什麼的，看起來卻還像21歲上下的學生臉，一身簡單輕便的牛仔褲和紡紗上衣也讓人覺得一副學生模樣。

在過了會兒，楊依嫻終於放開手，拉開了包包的拉鍊，從內部的夾層內掏出了本記事本，再從它後頭的夾頁中拿出了一張照片，她將照片拿近眼前，神情嚴肅的端詳著。

那片照面乍看起來沒有甚麼特別之處，就是整片深淺不一的黑色，可如果仔細瞧的話，大概能看出這是張在某個岩石洞穴中所攝之照片。

為了讓照片畫面更清晰，楊依嫻在家中收到這張相片時，還特地用電腦的相片和分析軟體下去掃描過這張照片。只要把過於暗淡顏色和雜訊消除掉的話，即能勉強辨別各種岩石的表面紋路、洞穴內高低起伏的地形，還可發現這個洞穴很大，並在前方有很多岔路，不過在照片的正中央有個平台，看起來有點像人為的石砌，可是也不過就是如此罷了。

明明就是如此一張普通的相片，可是在楊依嫻第一眼看到這相片時，心中煞時升起一片寒意，還不自主的起了滿身的雞皮疙瘩。

再怎麼說它也只是張洞穴中拍攝的相片罷，為什麼會讓自己如此不安呢？捏緊手中的相片，那張照片也像有生命一般，傳遞某種詭異的溫度到她指尖，讓她的手卻不自覺地抖了起來。

她想起了拿給自己這張照片的人，就是前些日子跟著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前往海外挑戰世界屋脊珠穆朗瑪峰的陳隆峰教授。

身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的教授，陳隆峰教授擅長的古老文明考察與研究在學界是相當到敬重的，尤其是關於中國四川的巴蜀文明和南美洲的馬雅文明，這兩個古老文明的考據研究都是他投身的領域，因而比起大部分教授專長的國家近代史或是各種典章文集的考究、學術、經濟還有人文、宗教，陳隆峰教授在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中，算是個特別的研究份子。

像是在前些日子，他才受邀到武漢大學去演講關於消失古文明的謎題，並提出了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他也提出自己不排除這些古文明與外來的生命體有所關連的看法，此話一出，讓相關學界更是一片嘩然。

不過，他的研究方向也常遭一些同界的教授們批評，直說他是個『沒有根的人』，連自己本土或是許多可以研究的歷史不去研究，竟然還跑去研究那些，因為太過遙遠而跟本無法證明的過去？那對於抱持著這種觀點的人，他也只能表示：研究這種東西是不分種族、不談政治、無差時空、沒有國界的。

想到這裡，楊依嫻眼睛盯著相片，腦中回憶起自己在學生時代有修過幾堂陳隆峰教授的課。

她記得，第一次上他的通識課『消失古文明』，她就喜歡上他的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除了課程有參入了學生時代她最熱愛的課題——宇宙未知生物之外，陳隆峰運用影片及大量圖片與學生互動的上課模式讓她非常喜愛，甚至在後來轉校後，她都有繼續以電子郵件與他保持連絡。

此刻，楊依嫻還想到有一次自己和陳隆峰的對話，那是在他上完馬雅古文明的範圍時，她問了一個問題。

「老師，你相信這些古老的文明是外星智慧體所為嗎？」她問道。

學生時代的楊依嫻，因為在天文迷父親的洗禮下熱愛地球以外的未知生物，還因此成立了不可思議 UFO 研究社，這也是為什麼她才第一次上陳隆峰的課就驚為天人，畢竟會在上課講述這方面資訊的老師並不多。

提到外星人與古文明的連結，東西方都有這樣的說法，像是中國的萬里長城或是埃及的金字塔，都有人深信不疑是外星人的傑作，如果要再舉例，那也有人認為古代位於墨西哥東南方，即是今日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多等地的馬雅古文明，就是由一群超越人類祖先的物種所成立的大型城邦聚落。

馬雅古文明的末日重生預言、曆法、水晶骷髏頭等，很多超越當時科技所能到達的範圍，讓許多狂熱分子更為相信這一切都是天外帶來的奇蹟。當然，也有很多科學性的證明，像是西元二零零四年，有研究者對大英博物館的水晶頭骨做了一系列的實驗。那次的實驗表明，在水晶骷髏頭上面區別牙齒的鋸線，竟是用十九世紀才發明的珠寶工具所雕刻而成的，也因為這樣的結果，引起了對水晶頭骨是否來自中美洲的諸多疑問。

試驗研究認為，如果實驗結果無誤，那這些頭骨很有可能是製作於19世紀的德國，並且是出自於 Idar-Oberstein 這個小鎮，它在19世紀末期即是以進口巴西石英來製造手工藝品而聞名。

可是，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人對神祕的馬雅文明充滿憧憬與幻想，就像印第安那瓊斯系列的水晶骷髏王國裡面所傳達的，這些古馬雅人能和地球之外的生命體進行溝通。

身為理學院的學生，楊依嫻相信科學證據，但她也相信，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東西科學無法解釋。

陳隆峰教授對於她唐突的問題並沒又馬上給予答案，只是反問了一句：

「楊同學相信嗎？」

「我相信這宇宙有我們未知的祕密。」楊依嫻正色的表示。

而聽到了她的回應，陳隆峰只是眨眨眼，面露笑意。

「那老師也跟你一樣——」

這時，楊依嫻身邊的男人突然翻了個側身，讓沉浸在回憶中她嚇了一跳，險些掉照片。她連忙扭頭看向男人，確定他還持續呈現睡眠狀態後，才繼續陷入過去之中。

而在研究學者與學校教學的副教授之外，陳隆峰還是熱愛登山的登山者，從二十幾年前他就持續跟著登山會到世界各處去登山，雖然未全部的登山都有攻頂，但也是攀登過不少世界的高峰。

例如說是1989年由高銘和隊長所帶領挑戰印度的怒風、1990年吳錦雄領導攻頂阿拉斯加的麥肯尼峰、1992年地理課本上都曾提到坦尚尼亞的吉力馬札羅山，等等，許多攀登世界各地的記錄，也包括世界屋脊的支峰章子峰。

也正因為如此，就在今年四月多大學期中考結束之時，兩岸登山交流會再度舉辦了聯合攀登，竟有機會讓陳隆峰能和台灣代表隊前往攀登世界

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我們俗稱聖母峰。

這算是一個相當難得的機會，因為，自從西元1993年也就是民國82年，中華民國登山會和大陸登山協會合作攻頂，包括台北的吳錦雄、北京的王勇峰、與西藏的小齊米、開尊、普布、小加措等六人首次達成台灣人首登珠峰、無氧登頂等重大的紀錄，讓在這之後不少熱愛登山的人也想要一挑戰自己的極限，欲登上這世界高峰。

陳隆峰當然也是其中一人。

可是，就在今年五月的時候，從西藏那邊竟然傳來了陳隆峰於攀登至第五營區、末約7790公尺處失去了聯繫的消息，而這一失聯，就是整整的一個月。

既沒有補給糧食也沒有水，加上高峰天氣詭變，他可以生存下來的機會幾乎是微乎其微，可是，就在這個六月初，整個登山隊幾乎要放棄希望要撤離本營下山時，奇蹟出現了。

原本應該要命絕雪山的陳隆峰，竟然活著出現在要進入珠峰的崖口處，這讓全體的登山隊友又驚又喜。

而在驚喜之餘台北的隊員劉業卻發現陳隆峰神色茫然、對隊友們的激動感到不解，這在簡略的檢查之下，證實出他的雙手雙腳都嚴重凍傷，還有耳朵也是發紫到多數組織壞死的程度，雙眼也幾乎全盲，最重要的是他這一個月以來的記憶全都是一片空白，只有不停著念著「洗相片」，不准別人動他的相機。

不過，儘管他對過去一個月毫無記憶，卻堅持守著自己登山背包中的相機這件事令人費解，可是眼下當務之急仍是將他送回台灣本土接受治療，所以隊員們也沒有特別去在意陳隆峰這些異於平時的舉動。

以上事情的經過都是楊依嫻從那位叫劉業的同行隊員口中所得知的，而令人納悶的是，現在她手中這張照片就是陳隆峰親口交代由他轉交給自己的東西。

聽劉業的說法即是陳隆峰一回到台灣接受治療狀況穩定後，馬上請他將相機中的記憶卡拿去輸出，不管洗出甚麼樣的相片都要交到楊依嫻手上。只是，插進讀卡機，將資料匯入電腦後劉業才注意到記憶卡中相片那個資料夾資一片空白，他也是花了一些時間把所有雜七雜八的資料夾打開以後才發現唯獨這張烏漆摸黑的照片，並透過陳隆峰提供的電子郵件找到了她，將相片和過程詳述給她知道，表示她是陳隆峰教授所指定的人選。接到這樣的消息後，楊依嫻有些驚訝，甚至受寵若驚。沒想到陳隆峰教授會惦記著這個不是自己系上學生的人，並且在這種非常時刻第一個想到自己，也正是因為如此她沒有考慮太多，向劉業問了些許細節後，便事不宜遲的去探望許久不見的老師陳隆峰。

台灣大學醫院後方，有一間因過度老舊而近乎廢棄的緊急手術大樓，只有在病人過多或是重大緊急危難會拿來使用，楊依嫻抵達臺大醫院於掛號台詢問陳隆峰教授病房時，櫃台的護士就請她前往個地方，說是因為陳隆峰教授的病情較為特殊所以有特別的需求。而到了緊急大樓，已經有一名身穿白袍的人員在門口等待著，她就跟著他進了大樓中。

其實，整個狀況是相當荒謬的，楊依嫻也是事後才有較強烈的恐懼與發現，自己為什麼沒有懷疑眼前發生的事情完全是非尋常？而且當她愈接近台大醫院時，她愈覺得有一股力量，或者說是直覺引領著自己的腳步。

下到地下室又經過重重大門後，領著楊依嫻的醫護人員要求她要穿上防護衣進入最後的房間中。

「穿這個？」她揚起眉毛，指著一套近乎電視上搶救核能外洩的服裝。

——我是要去看受傷的大學教授欸。

「對，請小姐您穿上。」

醫護人員看起來堅持。

「好吧好吧！」儘管心中充滿了疑惑，無論是對這個地點或是裝扮，楊依嫻只能跟隨自己勉強可以依靠的直覺，默默的將防護衣穿上。

「那您請進吧，我們在外頭等，如果有事請馬上大叫。」語畢，醫護人員拉開了大門。

——甚麼叫做有事要大叫啊？

於是，楊依嫻便在百思不解的狀況下見到了大學時代的教授。

見面的那剎那，她被陳隆峰毫無焦距的雙眸震驚了很久。因為那雙雖盲的眼睛好似更加能穿透一切般，讓她有種被掃描過的感覺，還有，儘管外表沒有太大的差別，現在的陳隆峰讓她感受到一種奇異的衝擊，彷彿有道高密度實質的空氣牆包圍在他周遭，將四周的人隔絕開來。

這時楊依嫻才注意到陳隆峰身邊沒有大型的醫療儀器或是電子用品，才在一旁的紙條留言中瞭解，原來現在陳隆峰體內的電流與電場值異常的高，幾乎是常人的三倍，而且有不斷升高的趨勢，這是在他回到台灣接受治療幾天後發現的事情，所以，在半徑幾尺內都無法放置任何儀器，只能以最傳統的方法稍微處理他的凍傷，接著就將他移至這個人煙稀少之地。

一連串疑問盤繞在楊依嫻心頭。

為什麼會在雪山失蹤近乎一個月後又活著回來？又為什麼他的身體會產生這種異變？到底為什麼要將照片交給自己呢？看著眼前躺在床上老師，她很想開口問。

反觀，對於學生的來到，陳隆峰很快做出了反應。

他立即坐起來，無法視物的雙眼轉向楊依嫻，卻因無法聚焦而散漫，看得楊依嫻全身起雞皮疙瘩。下一刻，他出聲道：

「去，妳去。」

沙啞的聲音像是許久未開口的感覺，說話時粗糙的嗓音帶點從喉嚨中擠出的奮力，同時他起身想要下床，卻因為被截肢的四隻和扣在大腿的鎖鍊而跌落到地，楊依嫻見狀連忙衝上前去扶他。

「老師！沒事吧！」她驚慌的喊道，卻在接觸到老師那瞬間有種電流通過全身的刺痛感，讓她瞬間又放了手。

「好痛。」明明有穿了防護衣不是嗎？她隔著衣物用力按住自己酥麻的手掌。

對於學生的放手，陳隆峰竟反應快速地、精確地用手軸部分的關節回扣住她的手，將她拉近自己，貼在她耳朵邊啞聲道：「別管我，快點去。」

「去哪裡？」楊依嫻茫然。

「雪山、屋脊、建築。」

陳隆峰的聲音毫無阻隔的穿透了防護衣的保護，楊依嫻只聽到他嘶聲低吼，和看到他眼珠不斷左右的晃動著。

「雪……？」

「照片的靈魂會領導你，快去起源之處，雪白深淵。」加重手上的力道，陳隆峰的表情此刻看起來像是作法中瘋狂的巫覡，暴凸的雙眼還有顫抖的又厚重的喉音。

「起源？」楊依嫻不解，只是感覺到被他緊握的地方陣陣刺痛再度湧起。

「快去！」幾乎要用吼出來，陳隆峰又說了一次，並不著痕跡的指向外面。「別讓他們知道。」

讓誰？這句還來不及問出口，楊依嫻就被強勁的力道撞開，被推向門口，頃刻間，這股巨大的能量幾乎要將她撞暈。猛然的眩目讓楊依嫻意識到自己再不離開一定會出事，連忙摸索著門把就要離去，而在她出去前，耳邊的空氣已開始暴動，嗡嗡的聲響貫徹在整個空間中，似乎還有陳隆峰腳上的鐵鍊摩擦地面的聲音。

最後一個回頭，在一片眼花中，楊依嫻好像看到老師趴在地板，腿上的鐵鍊被扯的緊繃，口中對自己大喊。
「快去！」

——快去！

這是眩目的白光閃過眼前，迴盪在楊依嫻心中最後的聲音。

第二章

〈熟悉的禮物〉

可當童年夢想的劇情真實上演，
結局也會如同童年的夢麼？
醒在溫暖的床上。

*

待楊依嫻跌跌撞撞的出門後，站在外頭等待的醫護人員立刻上前問道：「他說了甚麼？」臉上表情多了一些急迫。

「甚麼？」壓住身後關閉的厚重鉛門，胸口中的心臟還在急促的亂跳，對於對方的問話楊依嫻一時反應不過來，只是氣息紊亂地反射性回答。

「陳隆峰教授跟你說了些甚麼？」那人耐心的又說了一遍。

某種警戒心瞬間將楊依嫻從混沌中喚回，她才認真意識到自己的處境有多麼危險。

這個人真的是醫護人員嗎？她皺起眉頭，回道：「我不知道，你怎麼不自己進去？」

只見對方聽到了她的回應後，面不改色，聲音卻多了些森冷：「因為我無法，楊依嫻小姐，請您不要隱瞞，我們知道他有交給妳了甚麼東西。」

那男人說話相當肯定，這讓楊依嫻全身打起寒顫。

她後退了幾步，並瞪大眼睛說道：「我不懂你在說甚麼？你不是醫生嗎？」說完，她終於好好打量眼前的男人。

「您偏題了。」男人稍稍眯起眼睛。

這男人長得非常平凡，就是那種看過好幾眼還是會忘掉的類型，可是，此刻他全身上下卻散發著一種令人恐懼的氛圍，讓楊依嫻無法忽視，連膽子一向頗大的她都忍不住寒毛直豎。

要逃！她對自己說，可逃生用的樓梯口就在他身後，使她得找尋其他出入口。

「你不要莫名其妙！他跟我說了甚麼關你甚麼事？」她提高聲量大聲說道，同時向後方電梯口退去，一邊露出嫌惡的表情。「而且他根本完全瘋了，說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懂！」她啐道。

「陳隆峰教授不是指定要找小姐您嗎？」

「他只是神智不清把我和他的研究生搞錯了！」楊依嫻面帶不耐煩，彷彿真的對陳隆峰不屑一顧。

快放過我吧！她在心中哀嚎。

可男人沒有要放過她的感覺，毫無預警的又問：「那劉業先生給了您甚麼東西？」

「你到底是誰？問這幹嗎？」腳步不忘記要後退，楊依嫻握緊了身旁的包包，讓她能抵抗益加強烈的害怕，直到背後接觸到了電梯按鈕時她才稍微寬心點。眼見男人和自己距離至少還有五公尺以上，她連忙按下上樓鍵。

「您只須需要回答我的問題，不用知道我是誰。」聲音中顯露出不耐的男人，雙眼似乎開始旋轉，身體下的影子也漸漸擴大。「我在問最後一次，陳隆峰教授請劉業先生轉交了甚麼東西給你？」

電梯快點開吧——女人在心中期盼著。

「叮！」回應了女人的祈求，電梯門很快的就開了。在電梯門打開的一瞬間，她衝進電梯並立刻按下一樓與關門。

「你問他給我甚麼？」電梯關門中，楊依嫻遙對面無表情的男人吼道：「他給我的是畢業成績單。」好險這裡電梯門關很快，馬上就將男人舉起槍朝自己衝來的畫隔絕在外，否則她應該也是沒有這個勇氣對他大吼。

而電梯到一樓開門的瞬間，楊依嫻連忙用衝的逃離這個地方。

男人看似輕鬆的扳開了電梯門，見電梯已向上，他也沒有要繼續追的意思，只是臉上露出冷笑，從懷中拿出了手機，按下了一個按鍵。

螢幕上頭即刻跳出了楊依嫻的照片。

「楊依嫻小姐，您以為您可以逃離嗎？」

收起了手中的照片，楊依嫻將它夾回筆記本之中，塞回了皮包之中。

只要想到不久前的遭遇，她都還會忍不住顫抖，所以她決定要自己來解開這個謎團。

窗外的雲層漸厚，擋住了陽光，給機艙內帶來灰色的色彩，只見前後的人一個個開始開啟了頂頭的燈。

昏暗的機內瀰漫著一種微妙的氣氛，楊依嫻伸手拉下了窗戶的檔光板。

不知道父親會不會生氣？楊依嫻心中忽然浮現這層擔憂。

從小父親對自己都相當放任，甚至連她大二那年因為好朋友出事，而翹家了一個星期，父親也都給通電話後隨她去，只是提醒她最後記得要回家。可是，這次她完全沒有給父親任何聯絡，也由於那個迷樣男人給自己的恐懼還在，她只發了封簡訊請一位老朋友保護家中的父親，便毫不戀棧的快速收拾行李離開台灣。

——唉，爸爸，請原諒女兒不敢與你連絡。她在心底小小的懺悔。

飛行時間進入第兩個半小時，眼見已經快要到達拉薩的貢嘎機場，可就在此刻飛機卻忽然大力地震動了一下，惹得全機的乘客驚呼許多聲，而接下來一系列的顛簸更讓多數的人們驚慌了起來。

「這裡是機長的廣播，我們目前遇到了小型的亂流，會讓飛機飛行有些不穩，請乘客不用緊張，並請乘客們回到座位上，收起桌子，繫好安全帶，謝謝。」

「shit……」楊依嫻忍不住罵了髒話。
年紀念愈長，反而恐懼的事情愈多。

——媽媽……她握緊雙手。

忽然，一道陌生卻靠近的聲音在楊依嫻耳邊響起。

「不會有事的。」

她猛然抬頭望向音源處，竟然是一直在旁睡覺的睡覺哥。只見他滿臉愜意，還帶點睡眠惺忪的對自己說道：「只是小亂流而已。」一副就是“妳想太多”的表情。

「囉嗦，你懂甚麼。」咬緊牙關，楊依嫻努力忍住心中的劇增的恐懼與憤怒，繼續上下搖晃的飛機引發了她過去對失去母親的惡夢，所以對於男人的無謂，她感到相當不悅，她低罵：「你幹嘛管——」

「這台飛機性能不錯，整體保養狀況也很好，我檢查過了沒問題的。」男人打斷了她的話，彷彿沒有看到她的憤怒，甚至還露出了笑容，那笑容在楊依嫻中甚是刺眼。

——最好是你知道。懶得理他，楊依嫻緊握扶手，撇過頭翻了個白眼。

而見到她的不領情，睡覺哥沒有打退堂鼓，反倒靠近她身邊用打量的眼神望著她，一會兒後以肯定的語氣說道：「妳因為曾經有家人在飛機失事中死亡才會害怕，我看看——」他眯起眼睛。

「是母親吧，可是現在妳又不是坐妳母親那班飛機，有甚麼好擔心的？」

話一出，排山到海的畫面蜂湧而出，幾乎使楊依嫻要顫抖起來。

她記得，那年飛機失事後，她與父親連忙直奔馬公機場，可是，最後也只有等到母親破碎的行李箱。

「！！」

「你到底想怎樣？」楊依嫻吼道。

這聲吼聲引來了機上多數乘客的注意，包括也回到座位上的空服人員，使得原本已經坐下的空姐站了起來，望向這邊問道：「那位小姐，妳沒事嗎？」

用手壓住了女人，睡覺哥笑著回應空姐的關心：「沒事沒事，內人只是太緊張了。」語畢還不忘給個意味深長的眼神，也因此空姐只是點點頭後又坐回了位置上。

告非，內人你個鬼！男人的用詞讓楊依嫻簡直氣炸，甚至暫時忘記了心中對飛機還有這趟未知旅程的恐懼，只差沒有一巴掌揮過去。

「你不要亂說——」

可她正要反擊之時，男人竟然像哄小孩般輕輕搗住她的嘴巴，又拍拍她的臉說道：「噓，冷靜點。」隨後露出較為嚴肅的表情俯在她耳邊低語：「現在起，不要再引起其它注意了。」

「甚麼——」把人當白癡耍嗎？楊依嫻用力甩開了睡覺哥的手，首次有想要扁人的衝動，只可惜她後半怒吼消失在接下來乘客的尖叫聲中。

「啊！」

「呀——！！！」

「不要啊啊啊——！！！」

飛機向左側傾斜了頗大的角度，並且又在下一秒像右傾斜，並向在風中的單擺左右搖動，而這樣大力的晃動讓楊依嫻原本因憤怒潮紅的臉瞬間刷白，甚至下意識的抓住了旁邊男人的手臂，此時，廣播中又傳來提醒的話語。

「這裡是副機長！我們們遇上了小型亂流，請各位乘客待在座位上不要任意移動！」

無限不雅的咒罵在楊依嫻心中大肆放送，可是卻抵擋不了排山倒海的害怕，她幾度感受不到的指尖的溫度，整個胸口彷彿被雙大手攫住，這雙手還緊掐著脖子與肺臟，不能擴張的肺葉讓她無法正常呼吸，幾絲冷汗就這樣從她額上滑下。

這樣的感受無法壓抑，忽然，有一雙手握住了她的手。

「沒事，沒事的。」

是睡覺哥。

他用力握住她的手，臉上則是帶著淺淺的笑容，溫和的安慰她：「我在妳身旁，沒事的。」

不知道為什麼，睡覺哥帶點慵懶的嗓音此時彷彿鎮定劑一般，鬆緩了楊依嫻緊張的情緒，而他又低聲的哼起了小段的旋律。那首歌，很像童年時父親唱給自己聽的搖籃曲，在吵雜的空間中顯得更加清晰。

寶寶．．．不要怕．．．

．．．夜的旋律．．．傳說夢幻之地遨翔

精靈．．．你身旁．．．

直夢之國．．．飛翔．．．

楊依嫻不太記得確切的歌詞，只依稀能憶起幾個詞彙，可是加上睡覺哥柔柔的低語，如同孩提時夜晚父親哄自己在暗中入睡的聲音，卻深刻的喚醒了自己某些回憶。

——爸爸。楊依嫻閉起雙眼，心中呼喚道，右手也不自覺握得更緊。

「沒事了。」

一陣恐慌後，飛機也漸漸平穩了下來，不再左右晃動，而此刻，有位乘客扯起嗓門喊道：「我看到地面，咱拉薩到了。」

接著就是眾人的歡呼聲，還有機長鬆口氣的廣播聲：「各位乘客，我們即將抵達拉薩機場，目前是中原標準時間下午三點四十七分，拉薩天氣晴。」十分鐘後，A330客機平安無事的降落在拉薩的貢嘎機場。在飛機停穩、警示燈息滅後，大家終於可以解開安全帶，並站起身拿取自己的行李，讓機艙內恢復成原本的嘈雜與熱絡。

這刻，楊依嫻才感受到自己回到地面上的真實，忽然驚覺右手還溫熱著，一看原來自己和睡覺哥的手還握著。

「啊，不好意思。」她抿著嘴低聲道謝，慢慢放開因為過度緊握而有些痠麻的手。

睡覺哥只是笑了笑，沒說話的也放開了自己的左手，鬆開了腰際的安全帶起身。兩人就這樣維持著沉默一同踏上了飛機，併肩走到了領行李的轉輪盤旁，看著自己的行李從入口那端慢慢轉了過來。

「欸。」在兩人都拿到自己的行李時，楊依嫻突然出聲。

「甚麼事？」

睡覺哥仍面帶笑容的望向她，儘管那個笑容還是很欠打，這次楊依嫻卻生氣不起來，畢竟，這個笑容稍早才拯救了處於害怕驚慌中的自己，所以她也只露出笑容回應他：「那個，雖然你很莫名其妙還很失禮，但真的謝謝你。」露齒微笑，她也是個有話直說的女孩，最後還忍不住叮嚀一番：「還有，以後不可以跟第一次見面的女孩子說這種話啊。」

她指的是他說自己母親過世的事情。

為什麼睡覺哥會知道自己害怕亂流的原因？大概是推理能力比較強吧，畢竟自己在害怕時的確也呼喚了母親，這是楊依嫻回到地面上能冷靜思考後推出的結論。

女人的話讓睡覺哥一愣，「好像不止一個人跟我說這樣的話了。」他喃喃自語。

這反應讓楊依嫻失笑，並再次道謝。「真的很謝謝。」

「不用謝。」恢復了笑容，睡覺哥一隻手在口袋中摸索邊說道：「自己小心一點，漂亮的女孩子一個人在外小心被騷擾。」語畢，他拉起楊依嫻的手，塞了個東西到她手中。

「這是？」

攤開手掌，放在她手心的是一枚墜子，用粗糙的皮鍊子連接著，末約五十元硬幣大小的圓形木雕空心外框，中間則是鐵灰色金屬纏繞成的怪異圖騰，還分成好幾層可以旋轉。

這墜飾，楊依嫻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爸爸的護身符？

她驚訝，猛然抬頭想詢問男人，卻哪有看見甚麼睡覺哥，只有陌生面容不斷呼嘯穿過眼前，不知何時自己早已站在出境的閘門外。

此時，一名身寬體胖的先生氣喘吁吁向自己奔來，手上來拿著手機。「請問是楊依嫻小姐嗎？」他喘著，問道。

「是，我就是，是林永利先生嗎？」

「沒錯，叫我林叔就行了。」他伸出了粗壯的手語楊依嫻的手交握，笑咪咪的表情讓她對他第一眼印象不錯。「劉業先生稍早才與我連絡過，沒想

到是個俏娃兒。」

被他後面那句稱讚給逗笑了，楊依嫻也回以笑容。「就麻煩林叔了。」

「不會，請。」

「謝謝。」拖著行李箱，楊依嫻向後面的出境口又瞥了眼，握緊手中的墜飾，才轉身跟著林永利的步伐離去。

望著女人離去的背影，隱身在睡覺哥掃去笑意，轉而嚴肅的看著手機的照片還有跑出來的資料，念道：

「楊依嫻，三十二歲，作家。」

他背起了包包，朝與她離去同方向離去。

第三章

〈西藏高原、珠穆朗瑪峰〉

她是女神。

端雅、莊賢。

出現在午夜安靜的夢迴時分。

*

珠穆朗瑪。

在藏語中，是雪山女神的意思。

從大規模造山運動後，她就銀裝素裹的立於亞洲板塊之上、立於地球之巔，她俯視著西藏高原及尼泊爾，保護著那些擁有堅強信仰的善良人們。而她的情影時而現身於在湛藍的天空中，時而隱藏在雪白的靄雲裡，也更加顯出聖潔、端莊、美麗和神秘的形象，這就是作為地球最高峰的——珠穆朗瑪峰。

正因如此，從人類有攀登高山的歷史以來，她對於無論是中或者是外國登山隊來說，是極具吸引力的攀登目標，更讓多國愛登山之勇者聯合創立了攀登高峰聯盟。

林永利今年也約五十初頭，長得不高，一張臉圓圓的看起來像是人們口中的善心彌勒，而他那大嗓門中氣十足，讓人在遠處就能聽到他的聲音，這是相處了半天後楊依嫻對他的觀察，當她還在台灣時，劉業就有跟她介紹過他。

前些日子兩岸聯合攀登珠峰的時候他正是在第一大營坐鎮指揮，也因此他知道陳隆峰教授在珠峰所發生的怪異事情，甚至在他回台灣治療後也一直有持續關心。所以，當劉業打電話向林永利說明事情不單純、需要協助時，他便一口答應了他的請求，沒有過多張揚的前來機場迎接楊依嫻，所以也可以說多虧他才讓這次倉促的珠峰之旅能順利成行。

曾經在西藏、青海、甘肅一代當過多年導遊的林永利，因為對登山相當喜歡也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登山協會，如今是多國珠峰攀登聯盟中國西藏區代表的負責人，他和尼泊爾區的負責人——比姆森塔，兩人幾乎是全世界各個國家要攀登珠峰時必定會認識之人。

林永利帶著楊依嫻來到了西藏的文物中心，在其內部有個附設的珠穆朗瑪峰攀登的協會區，提供一些為了前往珠峰而經過西藏的人們休憩與適應高原反應，不過由於近年來攀登珠峰的盛行，使這裡常常不足房間，這讓這些愛好登山的人再三提出申請，希望能將協會獨立牽出到另外一處，只可惜頭的准許仍未發下來。

領著楊依嫻，林永利一路上跟她介紹了掛在長廊上的照片，都是過去在這留宿的登山愛好者的留念，他們這些人有些人成功的登上珠峰山頂，帶著勝利者的留念影像歸來，有些人卻被埋葬在珠峰永遠的潔白深雪之下，再也沒有回來。

珠峰啊珠峰。

妳美麗的身形壯闊的在我眼前展開，如同尊貴的女神，令人仰望。

可在那冬雪女神之名的背後

又埋葬了多少英靈先驅……

只為一睹妳那藏在雪中的曼妙容顏。

曾有一名詩人隨行登山隊，在山腳下等待著他們的歸來時寫下了這首詩，登山隊總共有十人上山，可是後來只有一半的人平安歸來。

「我們先在拉薩多待幾天，等妳適應了這種高度的狀況再說吧。」稍為參觀過協會內部後，林永利帶著楊依嫻到她的房間，並跟她簡述一下這幾天的行程。

「這——不能盡快嗎？」楊依嫻皺眉，反問。

她的高原反應並不明顯，所以覺得自己應該是可以忽略掉適應高度的這個環節，不過最主要還是因為她害怕那個迷樣男子會追著她的腳步前來。「這……真的無法啊，楊小姐是要前去珠穆朗瑪峰吧？」林永利不懂女人心中的擔憂，所以他臉上多了些不諒解。「前往珠峰一定要有萬全的準備，而且，其實現在是珠峰大風雪的時候，要趕在這時候上山已經相當勉強了。」他語氣甚是擔心。

這次純粹是因為他所尊敬的陳隆峰教授託付，他才願意出手幫忙，也加上一些他親眼目睹消失長達三十天的陳隆峰竟然活著回到了人間，這為擁有諸多神秘色的珠峰又多添了一抹。

不可否認，他為珠峰的秘密而著迷，但他必須要確保每個上山的人都是在最好的狀況登山，這是他的職責所在。

「唔……」明白對方的擔憂，可是楊依嫻不敢說出自己被追趕的事實。

現在的狀況讓她很猶豫，尤其是她沒有完善計畫就莽撞的來了此地，機場內抓了幾本、勉強看了一些跟登山有關的書籍，但或許在實際狀況來臨時根本幫不上任何忙。

看到女人還在遲疑，林永利加重了語氣說道：「這種事情還是不不要冒險比較好啊！」

而看到了對方的急色與擔心，楊依嫻才發現自己果然缺乏深思熟慮，連忙應道：「我知道了。」

唉，只好自己多注意一下四周了，她心中不禁哀嘆，看來這幾天是不會太好過。

「楊小姐，如果無聊，就在附近逛逛吧！」林永利思索了會後建議道，雖然女人垂頭喪氣的表情讓他也很無奈，心中倒是也可以體諒她的急躁，畢竟是自己大學的恩師遇上這種事，男面會急著想知道答案的。「去參觀一下拉薩，還有布達拉宮。」他又再度露出笑容。

——參觀個頭，我又不是來玩的！此建議讓楊依嫻不禁低聲埋怨。

「哪有心情……」

「您說甚麼？」

「喔喔沒有沒有，我說我會的，謝謝林叔。」楊依嫻瞬間堆滿笑容在臉上。

「那就好。」林永利點點頭，又突然像想到甚麼，從口袋中拿出手機看了下，說道：「至於不足的登山裝備，我們就在前往日喀則前準備齊全吧。」說完，再從口袋中拿出了一張攀登雪山的裝備說明小本子，交到楊依嫻手中。

雙手接下了本子，她趕緊道謝：「我明白了，謝謝林叔，真的很謝謝。」她是真心得感謝他，畢竟即使是說著同樣的語言，這裡還是異鄉。

「謝甚麼，啊，還有一——」忽然想到還有一些事情沒有交代完，林永利又開口補充：「這次登山我找了個還蠻厲害的領隊，他考古和歷史——尤其是關於喜馬拉雅山脈的傳說，他懂得非常多。他會在絨布寺與我們會合。」

林永利的話讓楊依嫻想到了平時愛看的小說，裡面也有類似自己這種狀況的情節，這讓她對未知事物的熱愛又燃燒了起來。

——領隊？該不會……是像盜墓筆記或鬼吹燈裡面說的那樣吧？還是哪個外星人遺留下來的神祕遺產？她內心充滿學生時代的熱情與幻想。

這讓她不經提高嗓音回應：「好的！謝謝林叔！」比前幾句都還大聲。

「最後問一下。」林永利狐疑的望向突然看似興致高昂的女人，問道：「楊小姐有攀登過高山的經驗嗎？」

但果然，在年紀大後，熱情來的不易，消去得更快，林永利一句現實的話語又瞬間澆熄了她的想像。收起了腦中幼稚的想法，楊依嫻正色：「只有台灣的玉山，這樣算嗎？」她在有高中時候和爸爸一起去登過玉山北峰。

聽到女人薄弱的登山經驗，林永利面帶菜色，良久才搔搔頭說道：「哎呀……沒關係沒關係，這個我在想辦法。」說完，拍拍楊依嫻的肩頭，隨後離去。

「唉呦，超累的！」將裝滿厚重衣物及簡單的童軍用品的皮箱推到牆角，接著就向後頭的床鋪一倒，楊依嫻深了個懶腰邊喊道。

在床上躺了半晌，她才緩緩從口袋中掏出了項鍊，仔細的端詳。

第一眼看到這枚墜飾時，她以為是父親從不離身的護身符，可是現在定下心來認真觀察的話，會發現純粹是與父親那只很相似的墜飾罷了，只是當時的自己過度驚訝而沒有意識到。

而且，這墜子的中間還多了顆紫色的珠子，裡頭好像有白色的霧靄繚繞。

——讓陌生人隨便塞了個東西到自己手中，真是太應該了。

沒有多看墜飾幾眼，楊依嫻直接把它放到床頭櫃上，心中嘆了幾口氣，自責了一番。

「現在要做甚麼呢？」望著天花板她自言自語著。天色也晚了，可是又還不到睡覺的時間。

「啊！對了，照片……」

楊依嫻隻手撐起身子，將包包鉤到自己身邊後，打開，將相片拿出。可是，不看還好，看到相片的剎那，楊依嫻瞪大眼睛，接著，手開始抖了起來。她忍住不尖叫出來。

用協會的店查了些拉薩的基本資料及旅遊方式，楊依嫻將照片和護身符放進同一個紙袋中，把袋口密實的捏緊，背後塞進隨身的包包中，就這樣踏出了協會的住宿區，往拉薩市中心前去。

利用逛街來了解西藏，一邊放鬆心情，她首先選擇了八角街。八角街又稱八廓街，位於拉薩的老城區，是圍繞著大昭寺所形成之環形街道，也是全拉薩最古老的街道，因此，現今的八廓街在人們的心目中，她是整個拉薩老城區一片典型的藏族建築的代表，也是拉薩古城的代表。滿街的名俗工藝店讓楊依嫻看得目不暇給，繁華喧鬧的景象讓人無法相信公元7世紀時這裡還是一片坦蕩的沼澤地。

楊依嫻停在半路上聽著路邊念著經的女喇嘛，用著厚重的口音講述這段歷史。當初藏王松贊干布在率部族遷徙至拉薩平原時，就在沃湯湖邊安營紮寨、修建大昭寺。這漸漸引起了無數朝聖者在她四周繞著經輪，踏出這條環擁大昭寺的八廓街。

最初，這只是一條普通的路，後來在諸多朝聖者轉經之下才繁榮了起來，至於八角廓的廓又稱「廓兒」，意譯為「圓圈」之義，再者引申為祈佛時之轉經，而八廓是中間的轉經路，從早到是晚總有數不清的轉經者匆匆走在這幾條路上，用腳步與心念積累他們的功德，更有不少人虔誠地從遙遠的地方磕著等身長頭來到這裡。

感受著濃厚的宗教氣息，街頭上來往的人們雜處，有聖者有喇嘛還有攤販與遊客，穿梭在無數時光中的楊依嫻走向其中一間小攤販，端詳著小攤裡面的轉輪，就在這時，後面突然感受到衣角被拉動，接著就有聲音忽喚她：

「這位姑娘姐姐。」

回頭，楊依嫻看到了一名小孩子，仰著頭瞪大眼睛，在看到她轉過來看時，露出大大的笑容問道：

「要不要進來喝杯茶？」

孩子紅通通的臉頰配上小小的酒窩相當可愛，第一眼看到他楊依嫻用了好大的力氣才忍住不要隨便把孩子抱起來蹭蹭。可是她沒忘記昨晚的驚恐，還有自己的處境，所以她只能露出遺憾的笑容望著孩子，婉拒：

「沒關係，不用了謝謝。」

不過她的拒絕似乎不影響孩子笑靨，「我們家主人堅持要請小姐進來店裡喝一杯。」只見小孩反倒笑容益發燦爛的說道。

小孩的逐漸擴大的笑容讓楊依嫻瞬間汗顏，並且不知道為什麼，眼前明明就是個看起來七八歲的娃兒，自己卻漸漸從他身上感受到某種壓迫感，而那種壓迫感，與那時他在陳隆峰教授身上感受到的有異曲同工之妙。

——該不會……她心中第六感慫恿著她。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楊依嫻又想到古老的諺語，心中嘆了口氣，將手放上孩子向自己伸出的掌心上頭，說道：「呃，好好好，我去就是了。」

濃郁的檀木香混著濃茶冒出來的霧氣，還有包圍在楊依嫻四周的唐卡與掛布，讓她有種置身於另種時空的錯覺。

手中握著微熱的濃茶，她端詳四周，這店內的空間不大，大多都是被工藝品所佔據，除了她身下的木頭座椅，地上其他地方也擺了許多雕刻精美或是半完成的木雕藝品，黑紅黃白四種色的掛幔圍繞在四周，讓人有種迷濛的感覺，窗子外頭的陽光也是穿過這些布幔打到室內，揚起了一地的灰塵。

室內還帶點酥油的香味，伴隨著幾盞燈火搖曳。

「嘉西的勒。」

就在茶到杯肚之時，一道稚嫩的女聲忽從耳後傳來。

「歡迎妳，小姑娘，妳叫甚麼？」

聽到呼喚，楊依嫻習慣性的起身向後轉，卻只看到名比剛才的小孩大不到多少的小女孩兒面帶微笑喚著自己。

女孩用紅色的髮帶扎了兩條麻花辮，參雜了不合乎年紀的白髮，髮帶上白色與黃色的絲線交織成繁複的刺繡，她身上則穿著傳統藏族姑娘的衣裳，她胸前還掛滿了玉石、紅珊瑚岩、瑪瑙打磨光華串成的項鍊，胸口前還有一枚花紋特殊的天珠，整身繽紛的色彩，配上那鑲在臉上水亮的雙眸，呀呀，加上高山孩子共同都是紅通通的兩頰，長大定會是名大美人。

楊依嫻仔細的端詳女孩一番，卻對於叫自己的稱呼有稍許不悅。

——不要亂叫！

心胸再怎麼寬大，沒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被一個十幾小孩叫小姑娘會心情愉快的，她忍了下來：

「楊曉君。」她報了個假名回道。

「曉君是麼？我是這家店掌櫃的，我叫亞璽奴。」女孩嘴角微微上揚，以軟聲不甚標準的普通話念著楊依嫻報上的假名，眸中閃過一絲狡捷的光芒。「那麼，曉君，你相信命運嗎？」她問道，走到楊依嫻面前的椅子，緩緩坐下來。

「信，也不信。」楊依嫻聳聳肩。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前提是要做抉擇，並且去完成他，她是這樣相信。

她的回答讓店長亞璽奴毫不做作的格格笑起來。「我想也是。」她笑著又問：「那妳在尋找些甚麼呢？」

——尋找些甚麼？

這句話就像個開關，啟動楊依嫻所有的警戒心。

「我不懂妳在說甚麼。」她斷然回道，可速度快到有些令人起疑。

她的反應亞璽奴看在眼裡，仍然微微一笑，輕聲說道：「不用警戒心這麼重，我們對妳無所求，沒有理由傷害妳的。」語畢，她起身走旁邊矮櫃，矮櫃上頭放了幾盞酥油燈，只見她伸手在上頭繞了兩圈，再拿起放在旁邊的哈達，走到楊依嫻手中，啟口：

「祝妳這趟旅程平安，願佛祖保佑妳在天空下的一切行程。」

接受了祝福，楊依嫻有些怔住，良久才回過神：

「謝謝。」她納納地道謝。

直到看著女人踏出店面的背影消失，亞璽奴臉上的笑容才斂去些，低聲對著空氣嘆了聲氣，道：「她是開拓命運之子。」語畢，又瞥向了後方掛著黑色簾子的後門，揚聲對著不知名的對象說道：「也是你的英雄本命啊。」

後面一片靜默，只有幾分鐘後緩緩離去的腳步聲代替沒有回應的回答，此時，亞璽奴撥開身邊的布幔，提起步伐踏出了前門。不同於店內的昏暗舒適，直射的陽光瞬間灑滿了她整張臉，而她微微揚首看向天空。

「要用假名就應該要姓氏也隱藏掉才行啊。」

天空是寶藍色的，希望他也永遠如此，亞璽奴心中祈禱。

「楊依嫻。」

第三天，林永利與楊依嫻二度來到了拉薩機場與另外幾名林永利替楊依嫻找來的自願隊員會合，接著他們就離開了海拔三千七百公尺的拉薩，向北前往海拔更高的日喀則。

說也奇怪，無論是拉薩還是日喀則，楊依嫻都沒有感到身體不適，甚至在日喀則停留一段購買裝備的時間後，繼而來到四千三百公尺高的協格爾，連接著帕卓鄉、曲宗鄉，她都像沒事的車上與同行的另名隊員聊天。

窗外的天空很藍，連雲朵都是大塊大塊的白色，群峰環繞在一池聖湖的旁邊，雪白的山頭綿綿延延不曾斷絕，聖湖中的水則是潔淨的透亮，將天上的光景都印到湖中。

這趟實在不太平穩路程的下一站是離珠峰還有三十公里的老虎口，在過了它之後，原本寬廣的路漸漸變窄，四周的山脈向中間靠攏的過來，收出了一條河谷之路，不時會有雲的陰影掠過谷底。又過了半天，楊依嫻忽然停下了聊天的嘴巴，眼神直盯著車前某個地方。

一會兒後，她遲疑的問道：「那是……？」

順著女人的目光林永利也看向車前的風景，而他立刻了解楊依嫻的問題所在。「是啊，是她沒錯。」露出了驕傲的笑容，他說道：

「珠穆朗瑪女神。」

愈來愈緊縮的路面匯集出了絨布河谷，全世界最高的寺廟——絨布寺，即是坐落在這五千多公尺高的山腳邊，離珠峰僅短短的十七公里，只要站在這又能望見靄靄白雲中女神的小部份尊榮。

跨越了滿是白色碎石的河谷，他們達到絨布寺做了短暫的停留，可是持廟的喇嘛同他們說領隊在一天前已先往位於絨布冰川中磧的古冰河床總

營地，而當他們驅車到達總營的時，就看到一名包著絨衣的人站在外頭，看似等待他們已久。

「終於到了，謝了，白師傅。」林永利謝過師傅並快速跳下車，下車前還不忘提醒楊依嫻：「楊小姐小心點，這兒還有些碎冰。」

「好的，謝謝。」楊依嫻動了動有些麻痺腳，對載著他們的司機師傅道了聲謝，並小心翼翼的下了車。

零下二十度的低溫，卻因為沒有風而感到特別冷，她呼出了一口白氣，看著水氣在眼前快速凝結又瞬間消失，這時，林永利正朝著那個身影走去，只聽見那人影先開口問候：

「是永利伯伯嗎？」

這男聲是有點耳熟，卻因為寒冷以致稍稍沙啞，讓楊依嫻當下聽不出來聲音的主人是誰。

「啊！蒙達領隊，好久不見啊！你竟然已經先到大營了！」

她聽見林永利親切的回應，還帶著些笑意，想必是同那人有些熟稔了。男人走向了林永利，給了他一個熱情的擁抱，隨後咧嘴微笑：「是啊，昨天到的。」

而待林永利與那男人一同走近的時候，楊依嫻才看見清楚了他的臉，接著，她驚呼：

「是……你？」

第四章

〈雪山遇難〉

我夢中看到了潔淨了遍地雪白，
可緊接著，又染上了哀鳴的漆黑。

*

楊依嫻不時瞥了幾眼那個看上去頗為年輕的領隊。

發現女人的視線，男人只是燦爛一笑，問道：「我臉怎麼了嗎？」

那笑容看的楊依嫻無話可說，「沒有。」她咕噥，撇過頭，繼續專注在小齊教她的繩結上。

此刻，他們在等待。

仰頭一望，珠峰的山頭正埋進了風雪之中不見蹤影，陳隆峰失蹤的地方就在那在裡面，所以他們必須要本營的地方等到暴風雪過去後才能入山。至於要等多久，林永利和年輕的領隊也說不準，只有表示等上一兩個禮拜也不是沒有的事情，所以，都是閒著的狀況下，林永利請是為登山指導員的小齊馬上幫她惡補一些登山的基本常識與技能。

楊依嫻倒是學得很快，布林、休拉結和D型掛勾的鍵結方法也是上手迅速，還有鎬杖的基本使用同樣短短五天就得到了不錯的成果，她甚至可以獨自在離營地幾百公尺外的冰裂和冰壁上頭練習。

這裡不是永凍區，卻也還沒有到最溫暖的季節，所以大部分的區域也都還殘留了不少積雪與冰地，她就依照小齊教她的，先用鎬杖探察眼前的雪，或冰地是否下方有融雪，再進行攀登或前近。

「妳學得很快。」

後頭突然傳來的男聲讓楊依嫻險些滑手，好險手套的摩擦力夠大，讓她穩住了冰上的身形，並立刻回頭瞪了來人一眼，罵道：

「你是想嚇死人嗎？」

「我只是說實話而以啊。」來人淺笑，對楊依嫻的目光視若無睹，又道：「妳如果不小心滑下來——」他頓了頓。

「我想這高度應該摔不死人。」

「白目。」楊依嫻不想生氣，卻還是用台語罵了幾句。「你是喜歡到處跟人做對嗎？」

「做對？」男人不解。

她小心翼翼的將身體重量壓在鎬杖上，滑了下來，站穩後才說道：「對！之前飛機上也是。」

男人的臉雖然平凡，可是卻讓楊依嫻沒那麼簡單忘記，「他」正是之前在飛機上頭有一面之緣的睡覺哥，而她這次終於定下心神來好好看清這個

人。大家都叫他蒙達領隊，年紀應該是三十歲上下，相當意外的年輕，原本深黑色的髮絲在四周雪白的反光下，竟然帶點靛藍，加上那雙黝黑的眼子還有蒙古人種的黃色皮膚，都在雪地中特別的顯眼。

「原來妳還記得。」蒙達笑了笑，伸手拉緊了厚皮製的立領。

「廢話，我不是老年癡呆，上次見面又不是很久以前的事。」白眼。

「你好像很不喜歡我……」

對方露出的困惑表情讓女人瞬間不想再待在他的地方。「是你太白目！」真不解為什麼忍耐力遇見他後都降到最低值？楊依嫻沒好氣的說完，轉身就快步離去，讓男人驚訝的追在後頭。

「楊依嫻！等等我啊。」

——誰理你！

「楊小姐——蒙達領隊！你們回來啦。」林永利遠遠的望見了一前一後的兩人，連忙熱情的高聲呼喚，只見水蒸氣一從口中出來就凝結持霧氣，散布在缺氧的紅潤臉頰旁。他揮著手，直到兩人走近，才發現事情並不尋常。「咦？你們怎麼了？心情不好？」他疑惑。

「沒事。」兩人一口同聲。

狐疑的掃視眼前兩人一輪，林永利聳聳肩轉移了話題：「楊小姐似乎都沒有高原反應麼？」

這問題倒是讓楊依嫻愣了下，才緩緩道：「好像沒有耶，大概是因為我以前都有在運動，身體比較好吧！」她思索了一番得出這個結論，又補充說：「對了！從小我媽媽就說我的適應力很好，所以適應比較快吧！」

——平常運動量大才會有問題吧……需氧量會更多不是嗎？

「應該是吧。」這回，換兩個男人一同言不由衷。

而兩人的態度讓楊依嫻極度不爽快，「算了算了，我去那邊走走。」她哼了聲，轉身又往另一處走去，決定要趁著還有陽光老天賞臉的時候，再多熟悉地營帳周遭的環境。

——什麼態度，這些男人！

看到女人又獨自離去，蒙達連忙跟上，並且大聲喚：「等等我啊！楊依嫻。」

「不要跟過來！」

「嘖。」

「你嘖什麼！」

「沒甚麼。」

剩林永利一人在後頭搖首嘆息。

主帳與附近的副帳都已經熄了燈，只剩下微微的色彩在夜晚的雪地反射中，楊依嫻在離帳幾個步伐外的營火旁守夜，手上邊練習打著繩結消磨這漫長的時間。

夜色是純淨的靛藍帶著黑，珠峰上也平靜，雪白的山尖可見在星光之下，只能說在高原上連星子都比較清晰閃耀，而自己現在就身在珠峰的山腳下。

中途她有快速回自己的營帳，多套了件毛衣與一件內衣，還多加了雙襪子，以來抵擋低溫的寒氣。

今早，她同蒙達、小齊、丰勇、雪巴安多耶、雪巴明瑪前往多日前蒙達與另外名雪巴人所搭建標高五千九百四十六公尺的一號營地，以及標高六千四百八十七公尺的第二營地。這次楊依嫻終於感受到了高原反應的威力，稀薄的氧氣近不到肺部卻燃燒著鼻腔與口腔，再怎麼大口呼吸都是徒勞，只能頭暈腦脹的透過護目鏡望著的全數皆白的景像，在途中，她還看到了一些堆疊在地上的石堆與藏人拿來祈福的五色旗，蒙達說那都是留在此地的靈魂，因愛或其他理由葬身雪山的人們。

一行人在第一營地休息了不短的時間，整個早上的攀登讓人已經有些疲憊，不過好在老天賞的好臉色，湛藍的天空俯瞰白靄的大地，沒有風，陽光還灑在雪上反射出耀眼的白光，可是，儘管如此，在一行人欲前往二號之時卻被蒙達判斷下午會有間斷性的風暴，且楊依嫻的狀況不適合繼續留在一號基地，他們因此又退回了主營。

說也驚恐，不早不晚，在他們急急忙忙下山時，後頭的風暴就突然出現了，彷彿無中生有般以漫天蓋地之姿而來。楊依嫻從沒親眼看過大自然恐怖近乎地獄的景像，可是當她看到那吞噬一切事物、近乎暴力的力量，若非蒙達一直拉著自己，她可能無法平安走回大營。她相當感謝這幾天來蒙達的幫助。

仰望星空，楊依嫻忍不住想伸出手抓住眼前的星星，卻被突然的男音給打斷。

「楊依嫻，妳去睡吧，換我守夜。」蒙達踏著輕聲的步伐走來，走到她身邊。

抱著背包假裝取暖，楊依嫻習慣性的把所有要登山用的東西已準備妥當，甚至連靴子上的冰爪也未拆卸下來，自從離開台灣來到異地後，她一直都沒有降低自己的警戒心。「時間到了？」她疑惑。

對於蒙達，相對於警戒心，她比較是拉不下臉，這幾天一直受她幫助使她相當不好意思一開始對他不甚友善的態度，想道歉卻又開不了口。

這時，蒙達又露出一臉無害的笑容，「對啊，妳該上床睡覺了。」說道。

「別騙人，你當我是小孩哄啊？」把人當小孩的態度又莫名惹火了楊依嫻，讓她又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脫口而出，但是，對方完全不介意故意擺出來的臭臉，仍笑吟吟的望著自己。

「好好好，那我可以坐裡吧？」蒙達笑道。

心中嘆了口氣，都到這樣了自己再擺架子也太沒意思了。「坐吧。」楊依嫻收起不好的臉色，挪出了個旁邊的位置，遞了包乾糧給他。

「既然蒙達你來了，剛剛好，聽說你知道很多喜馬拉雅山的傳說？」

這問題讓對方看似有些詫異，蒙達說了謝謝接下乾糧，並稍稍收起笑臉，「你想知道甚麼？」他回問。
「都可以，我雜食，重點是我只想到雪怪而以……」楊依嫻聳聳肩。

聽到了意料之外的字眼，男人皺了皺眉頭，「雪怪也算一個吧，不過我是念歷史的，說傳說，倒不如說是歷史文化迷團。」他表情認真的說道。「我目前能想到的大概只有古格遺址了吧。」

「古格遺址？」楊依嫻揚眉，為什麼這一聽就覺得很歷史？該不會真要說歷史？

蒙達清了清喉嚨，開口道：「在阿里高原上的古格王國遺址——對了，阿里高原在西藏西部，他的地理位置很特別，分別和尼泊爾、印度、喀什米爾相接，算是個存在七百多年的盛世王朝，可是，理當強盛的王國卻在一夕間消失無蹤。」他頓了頓。

「古格王國有個奇特的傳說，在被驅逐出原生地後古格人遷移到西藏高原並建立了王朝，傳說中，他們在山裡面遇到一群人，而那群人給予了他們軍事上的支持，讓他們稱霸了整個西藏西區，卻也因為王權過度膨脹得罪了對方，讓他們趁著王是內亂時，與拉達克軍隊——」

「停，蒙達——你跟我再說一次我們要走的路好了，我覺得現在有些方向感不佳。」楊依嫻被一堆地名和專有名詞搞得頭昏眼花，或許是早上缺氧的狀況還未消退，她突然有些虛軟。

點點頭停止了說明，蒙達起身回帳提了包包出來，並翻找出尼泊爾、西藏三地交會的地圖，攤開指向目前所在的絨布丁冰川，在微光下拿出手電筒打亮，解釋：「這裡是我們主營——就是基地營所在，我們要往上爬，通過東邊的冰川向上，並經過這裡，」他手沿著路線畫了過去，繼續說道：「北坳，再沿著西稜上去。」

「這一路上會很危險吧。」

「當然，低溫和缺氧是最可怕的，常常會有許多反應是最殺人的，再來是難以預料的天氣，畢竟這也算極端氣候了。」

說到這，楊依嫻沉默了下來，良久，才又開口。

「蒙達，我認真問你。」她抬頭看著蒙達的雙眼，壓低聲音問道：「喜馬拉雅山中有特別的洞穴嗎？」

「怎麼突然這麼問？」

「就是想知道。」

「這個嘛——」望了女人一眼，蒙達嘴角微微上揚。「我想我們要對彼此誠實才能得到最準確的情報妳說是不？」他撐著下巴說道。

「你——！」男人的回話讓楊依嫻傻眼到接不下去，只能猛然住口，接著又惱羞的掏出口袋裡的墜飾拿到他眼前質問：「你在機場塞給我的是怎樣！」

「喂，妳扯遠了。」

「我就是扯遠！咬我啊！」白眼。

女人的話語讓他淺笑，將墜飾壓回她那邊，「這是護身符，妳留著吧。」他說。

「為什麼要給我？」

「那時看妳印堂發黑——」正想繼續說，卻被楊依嫻一拳打在肩上，蒙達連忙轉換話題，將目光移開女人殺氣的眼神。

「妳聽過山根這個字彙嗎？」他看著在五公尺高的地方其實生不太起來的火所殘留的星花，在深色中幽滅。「是說山有多高，地下的山根也會有多深，就跟蓋房子一樣。」他低語，向楊依嫻移近了些。「打下去的地基必須要能支撐整座房子才行，上下要維持平衡整棟大樓才能和諧。」

兩人幾乎是靠在一起的，楊依嫻第一次這麼靠近觀察著個算是陌生人的人，她發現蒙達的雙眸似乎不是純粹的黑色，還帶著一些別的色彩。「地

基？這跟喜馬拉雅山有啥關係？」她歪頭。

「不知道。」笑。

「我真的很想掐死你——」

「噓。」食指豎上唇際，蒙達玩笑的表情突然一斂，開始環顧四周，「等等，有東西。」他說，眼神凜冽了起來。

「什麼——唔！」

摀住楊依嫻說話到一半的嘴，他忽然起身拉住她就要進只在後方幾尺的主帳：「快進帳！」

就在說完話的那剎那，毫無預警的，猛烈強風就刮了過來。

那是異常的風，不用說楊依嫻都可以感受到，將整個視線以白盲混著黑暗掩蓋，風中似乎還帶著利刃，她能感受到自己露出衣物外的臉頰與髮

絲都有被畫傷的痛覺，混著刺痛鼻黏膜的寒氣，一瞬間她覺得自己的鼻子無法正常作用。在一片突襲的混亂中，蒙達連忙從口袋中拿出手帕掩住

了楊依嫻的鼻口，並將她轉到自己身後替她擋住些許的強風。

這舉動讓戰時看不見的楊依嫻以為主帳的方向在前面，便要往前走，卻又被蒙達拉回來。

「先不要走。」他揚聲喊著，讓聲音不會被風蓋過去：「不要回帳！妳的裝備都在包包裡嗎？靴子上有裝著爪釘嗎？」他抓住她的雙臂，問道。

「都——都有，問這個幹嗎？」

「走，我們去安全的地方，不要待在這裡，危險。」抓起地上摸到兩人的包包，蒙達將包包交給楊依嫻，示意她背起來。

「——危險？甚麼危險？楊依嫻下意識的身體動了起來將背包背上，腦中卻仍算運轉正常，回問：「等等！蒙達！其他人呢？」

對方只拉住她的手。

「危險的是你和我，他們不會有事的。」蒙達冷靜的說著，腦中分析當下的形勢，並做出了決定。

「到底事發生甚麼事了？」為什麼危險的是我和蒙達？楊依嫻完全不解狀況。

「晚一點再跟妳解釋，先走吧。」

太瘋狂了，在這種能見度不超過一公尺的時候離開熟悉的地方，不是太瘋狂就是太有自信，接過蒙達遞給自己的背包背上，楊依嫻還想要抗議，

卻被對方那雙認真的眸子給賭上了嘴，只能默默的跟上他的步伐。

蒙達的脚步並不快，只是也沒有停下過，讓她只能勉強從霧茫中判別自己前近的方向，這使她有些驚恐，因為她發現兩人是朝珠穆朗瑪峰的所

在處前近。

「蒙達！這到底是？」她逆風大喊，對方卻完全沒有回應，只是繼續這樣的往前走。

「楊依嫻，走這裡，跟緊。」前方的黑影搖晃著，要不是他喊出聲音，楊依嫻根本認不出那就是蒙達。

「蒙達？這裡是哪裡！」她緊張的尖聲喊叫。

不同於下午的暴風雪，那是具有大自然威嚴的暴力，此刻的暴風雪帶著股陰森之氣，彷彿在暗中被人窺視那種寒慄感。

「往上的路！」

「上？上珠峰？為什麼要上珠峰？」

「到山裡面就安全了。」沒有多做解釋，蒙達只是稍微放慢了速度，讓楊依嫻能跟上自己。

山裡？山裡面更不安全吧？

該要質問的，現在腦中卻全是空白的，只能跟著領路的人走去，腳底抓住冰的鈎爪讓他們不至於滑倒在堅硬的冰上，可是每步都仍是如履薄冰，走錯一步都有可能讓人葬身在這女神掌管的冰雪之中。

雪又大了起來，風中好像傳來某種生物的嚎叫，那聲音令人心悸，讓蒙達回頭看向後方，神色帶著訝異。

「該不會是——」不對，他們應該不會到外面才對。」他眯著眼，又轉了回去繼續前進，同時不忘關照後頭的女人，「楊依嫻，撐住，抓緊我。」在一片茫茫黑暗中他仍精確的抓住楊依嫻的手，將她拉近身旁。

兩人在漆黑與暴風雪中摸索著往山稜的路，堆積的雪花成冰只能用手上僅有的東西去敲開，楊依嫻只感受到全身上下都不是自己的了，沒有知覺的雙腳與左手只是機械性的擺動，唯有右手還有點感覺。

蒙達認真的找尋著他數天前來架設第二營帳與第三營帳時所綁好的繩索，用雙眼和雙手摸索著，西稜的的路線陡峭，但比起北坡已經安全很多，。

呼呼作響的風聲讓她什麼都聽不見，可是，她仍能感覺到後頭有甚麼東西再追著他們，而不知道為什麼，楊依嫻覺得那些東西極度恐懼，如同現在的自己一般，想要擺脫甚至殺死對方。

背著沉重的行李，從未受過專業訓練的楊依嫻體會到了書中寫到雪山遇難的恐怖經驗，她只感受到自己在向上攀爬，而蒙達不知何時掏出了手電筒，幫她照出危險的地方提供微弱的視線，又叫她拿出扣環將兩人扣在一起。

掐住了喉嚨的氣管的窒息錯覺伴隨著雪山上的疲勞、恐慌出現，讓她竟浮現種自己將會葬身在此地的覺悟，而就在這種想法產生的瞬間，楊依嫻感到左腳似乎被用力拉扯了一下，頓時，她整個身體重心不穩的向左邊的冰裂墜下去。

楊依嫻尖叫，奮力想抓住附近的突起物，沒想到凍僵的手根本抓不任何東西，「蒙達！……！」她慘叫。

蒙達發現身後背包用力的被拉扯，又聽見楊依嫻的叫喊，即刻轉過身來左手用鎬杖釘入山壁之中，穩住自己的身形向下滑去，右手則是用拉力住綁著楊依嫻的繩子、撐住，並吼道：「楊依嫻，不要隨便放手！用另一隻手解開包包！快——」

事情都發生在一瞬間。

只見蒙達的鎬杖的頭與杖身竟然在此刻斷裂。

「轟！！！」

「啊啊啊啊啊！」

楊依嫻記得，最後看到的是兩人一起墜落山谷。

第五章

〈迷穴至光明〉

黑暗中，有個聲音。
不停喚著我的名字，叫我不能睡。
絕對不能睡著。
會被惡魔連靈魂一併奪走。

*

既沒有疼痛也有寒冷，只感受到自己身在溫暖之中。
——我，死了嗎？

楊依嫻睜開了雙眼。

眼前所見，沒有地獄烈火、也不是天堂的小天使，而是一片男人的胸膛。

她沒有繼續抬起頭向上看，只有用自己也驚訝的冷靜語氣喚道：「欸，是你嗎蒙達？」

語畢，上頭也傳下了回答：

「是啊，不然妳希望是誰？」

看不到蒙達的臉，但是楊依嫻已經可以想像對方用甚麼表情搭上這懶洋洋的口氣，他頓了下，又道：

「那，請問這是？」

「取暖。」蒙達移開了還在她肩頭的手臂「妳沒學過急救術嗎？」

「我當然知道是取暖！」對方的回應讓楊依嫻大大翻白眼，用手不大不小的搥了在蒙達的胸口。「我是問你這裡是哪裡，到底摔下時後發生甚麼事！」

「哪有甚麼事，妳摔下去後就，一直往下掉然後碰到地面就停止了——」

「蒙達！」

「好好好，對不起我錯了。」眼看又要被修理，蒙達連忙舉起雙手，「我們先起來穿好衣服，再談可不可以？」

「……你一定要說的好像剛XXX完之類的——」

「楊依嫻！」

「好啦好啦！我穿我穿，你也快穿。」

拉開了睡袋，兩人一秒快速分開後，各自穿上了自己的衣物。

楊依嫻頗為驚訝，身上的衣服並不冰冷，竟帶著點溫暖，看來蒙達也將這些衣物抱著取暖。

穿完衣服，最後扣上了羽絨外套，楊依嫻才抬頭環看四周，這時，蒙達朝她走來折了一根螢光棒交給她。光線非常微量，只有蒙達帶著的螢光棒可以稍微照亮身邊的景像，他們在一處洞穴之中，而還能隱約看到洞口外猛烈的暴風雪。

舉高螢光棒，楊依嫻問道：「這裡是？」洞穴裡面的寒氣讓她說出的話語都凝成了厚重的白霧。

「冰裂下方的山洞，應該是雪融掉後所造通道口露到外面，我們算運氣好，沿著那——」他領著她走出穴口，逆著風雪向上看去，「先滑下十多公尺，再摔到那塊冰壁上，才滑到這裡來。」他指著一片霧茫的天空後，又馬上將楊依嫻拉回洞穴中。

「你為什麼會記得啊？」楊依嫻沒有多想得回問。

「不然妳以為誰把妳搬到洞穴裡面的？」

「你——唔，好啦，謝謝……」對方的笑容讓她再也說不出話來，只是有些警扭的道謝。

女人不同於第一次大方的感謝，讓蒙達揚起一邊眉毛，決定轉換話題：「對了，妳之前不是也問了洞穴的事情，現在就證明了，有洞穴。」

「這有會有多深？」抓住兩根螢光棒，楊依嫻朝黑漆的穴深處望去。

「不知道，這個方位我不是很熟。」

擺手，蒙達也同女人的方向看去，而沒有聽出對方語中帶話，楊依嫻只是四處尋找起自己的登山用包包：「等等，我的包包呢？」她問。

「這裡。」蒙達提起她的包包，遞給她。

說聲謝後抓過包包，楊依嫻開始翻箱倒櫃。

「楊依嫻，妳要找什麼？」看著女人將行李中的東西一包包拿出，又一包包翻找，蒙達走向前問道，又拿了根螢光棒替她照亮。

「一張照片。」

「照片？」

「嗯，照——」她翻到一半，突然停了下來，將螢光棒靠近了某片從背包深處拿出的紙張。

「那就是照片吧？蒙達心想，卻沒有刻意端詳，只是問道：「怎麼了？」

搖搖頭，楊依嫻把照片塞進口袋之中，且整理好了背包重新背回肩上，「沒事，我們走吧。」她最後拾起螢光棒。

蒙達也背起了自己的背包，跟楊依嫻拿了一根螢光棒，隨後牽起楊依嫻的手，領著她往內部走去。

洞穴非常安靜，尤其在遠離外頭的暴風後，更是謐靜，只有兩人的鞋子在地板上敲打出的登登聲。偶爾會聽到幾滴水滴墜落地面的聲響，或許是洞穴內的溫度有漸漸溫暖的關係，楊依嫻感受到冰凍的四肢終於回到控制之中。

綠色螢光棒的色澤映在岩壁上反射成詭異的顏色，加上腳步聲的回音，若不是左手的溫度，楊依嫻還著實有些害怕。而且走了不知道多久都還沒有看見洞穴的盡頭，她瞥了眼身畔男人的表情，只見他的面容非常平淡，彷彿這段路已經走過千百遍，這讓楊依嫻看著看著也不自覺得沉靜下來。

半晌，她突然問道：「那暴風雪到底——？」剎那發出的聲音有些沙啞，迴盪在洞穴中。

看著楊依嫻，蒙達的雙眼直直的望進她的黑眸中，低聲回道：「那是一種狼屬的生物所製造出來的，他們身上的磁場能激起風暴，沒有正確的名字，我們都叫他們烏嘎，平時他們都生活在山頂的這種洞穴中，極少出現在外界。」

——我們？什麼我們？蒙達到底知道些什麼？從飛機上初次見面開始，楊依嫻心中的疑點就持續愈積愈大，蒙達不清楚的回應更是讓她困惑，卻也不敢多問什麼。

蒙達說的對，他們兩個都有秘密。

隧道非常之深，楊依嫻心中估計他們兩人走了大約有一個多小時，路上兩人偶爾會聊點輕鬆的話題，且走到半路停下休息時蒙達又從背包中的底層，整個洞穴有愈來愈寬敞的趨勢，而在第一批螢光棒的光芒消失前，蒙達又折了另外兩根交給楊依嫻，並把黯淡的收回包中，從包中掏出差點在山難時丟掉的手電筒握在自己手上。

——原來手電筒還在！楊依嫻有些驚訝，這時，蒙達又做了令她更訝異的動作。

他從懷中拿出手機，開始做起撥打的動作。

「你在幹嗎？這裡根本沒有訊號啊。」她嘴巴上這樣問，心中卻是想到自己的手機也有手電筒功能，但她現在不想拿它出來。。

至於蒙達凝視了手機畫面一會，才說道：「沒事，看看而已。」隨後將手機收入袋中。

楊依嫻滿腹疑惑，幾度想開口，最後卻只仍然握著蒙達的手默默前進，直到——

「蒙達。」她拉住了男人的手，停了下來。

他們來到了窄小穴道的終點，踏出最後一步後眼前的空間突然無限寬敞，形成巨大的岩穴，並在遠處又收攏成多條隧道，有大有小。穴洞有許多圖起的岩筍，也有連貫洞頂的岩柱，最重要的是在岩穴的中央有一看起來是石砌的小平台。

「這裡……」看到這畫面的瞬間，楊依嫻握緊蒙達的手。

蒙達不解，問道：「怎麼了？」

顫抖的，楊依嫻從口袋中掏出了照片
照片上頭已經不是當初的一片漆黑，洞穴壁上的岩石閃出了一些花紋，而且愈來愈鮮明，當初看似平凡的石砌平台上竟然也是刻滿了發光的文字。

那文字有點像藏文，卻又不盡然相同。

楊依嫻緊捏住照片，手的力到險些讓照片慘遭蹂躪，親眼看到整個照片中畫面就跟眼前所見無二讓她有點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而這一切都落在旁觀的蒙達眼中，可是，他什麼都沒有說，只是等待。

過了半晌，楊依嫻才遲疑的開口：

「蒙達，我不是故意不說的，只是——」她走向前，慢慢地將照片遞給蒙達。

——反正都到這裡也沒甚麼好隱瞞了，他心想，便將事情的經過都說給蒙達聽，包括了陳隆峰教授的事情，還有被追殺的事。接下相片蒙達聽的

冷靜，只有聽到被追殺那段時眉頭皺了起來。

語畢，楊依嫻仰頭望著男人，希望能從他口中的到些什麼。「我說完了，你也說說話吧。」她說。

表情微妙的把目光從照片移往女人身上，蒙達似笑非笑的表情讀不出他現在的思緒，他只簡短的說了句：「等等再說。」

「等等，你這是想怎樣啊。」拉住對方，楊依嫻的口氣有些急躁。

「我在想事情。」維持一貫的聲調，蒙達的目光落在照片上時深沉了起來，他翻了照片檢查了幾下後露出不異察覺得驚訝，接著緩緩將照片交還給她，又說：「拿著照片，要收好，我們繼續往下走。」接著，就要更深處走去。

看著男人可疑的冷靜，楊依嫻接下相片，眉頭皺了皺。「喂！我都已經把事情跟你說了。」伸出手戳了戳男人的背，說道：「你是不是該拿出點誠意？」

背後的觸感讓蒙達全身震了一下，心頭飄過某種異樣的感覺，使他不自覺的加重了嗓音：「我的不好解釋，要想想要怎麼說。」

認真的回應、沒有敷衍意味的話語讓楊依嫻點點頭，不再繼續追問。

「好吧，那想好要跟我說。」

「好。」

兩人默契的就此打住對話。

放開蒙達的手，楊依嫻走上前蹲下觀察了眼前石砌的台子，用螢光棒照清眼前的視線，她立刻發現照片愈靠近石桌上頭的文字就愈亮，連石桌上頭相對的文字也閃起淡淡光芒。手指輕輕觸碰了石刻的文字並由右到左撫過，上頭非常光滑，如同拋光的大理石地板，完全不像這種幽穴中會出現的東西。

或許身後的男人知道些什麼吧！楊依嫻心想，不急著要得到答案，可她在更仔細端詳後，震驚的發現了一樣東西。

「蒙達，這是……」

如果不是特別用螢光照亮根本無法發覺，在石砌桌接近地表處竟然有一部份的金屬線路，如同電腦主機板的分布在底層的石頭表面，楊依嫻伸手去探索，感受到石頭上有一個個的小洞，粗細不一的金屬線路正是從內部牽出來的，系統的排列在台桌的底部。

她回首，仰頭望著不知何時走到身後的蒙達，遲疑道：

「這是電路板？」

蒙達也蹲下，手置上女人手邊的金屬線，仿若感受什麼東西般，幾刻後才說：「不，是集中能量的東西。」

「集中能量？為什麼這種洞穴裡會有集中能量的東西啊！」對方的正經的解釋反倒讓楊依嫻忍不住吐槽，「你以為是在打電動嗎？我還發光香菇咧。」

「有喔。」面對她的吐槽，蒙達淺笑：「有電光菌。」

應該是螢光菌吧，又不是電鰻……楊依嫻決定先什麼話都不要再說。

愈來愈多莫名其妙的名詞使人頭疼，但是內心卻有近乎準確的直覺，告訴自己，這就是自己曾經相當著迷、一直在追尋的東西。

「算了，我們繼續走吧。」她起身，整頓好心情要再度往下走。

可當她正要詢問蒙達要怎麼接下去時，蒙達拉住了他，目光轉向正前方直徑最寬的的穴道，「等等，有聲音。」他制止她的腳步，直盯著黑漆的隧道，並將手電筒轉照近穴道中。

隱隱作響的雜音在洞穴中形成回音，豎起耳朵聆聽會發現聲源竟然愈靠愈近，伴隨而來的還有洞穴整個開始震動，如同從大地地心中傳出來的震撼，使得石穴頂端掉下了不少岩石碎片。

「是地震嗎？」楊依嫻退到蒙達身邊，緊張地問道。

「轟轟轟。」

聽著重物墜落地面的聲音不斷與搖晃的洞穴，蒙達當機立斷的拉著楊依嫻就要往右邊兩點鐘方向的小穴道衝去，就在這個剎那間，一道白色的電磁束從前方的洞穴射出，見況蒙達立刻抱住楊依嫻往後跳，而距離臉龐幾公分之遙的白色激光使她感受到熾熱的刺痛，全身的毛孔瞬間擴張。下一秒，楊依嫻只能目瞪口呆的望著某個淺色的龐然大物從前方拔山倒樹而來，原本蒙達要帶著她進入右邊的洞穴，卻也因為那隻龐然大物一個甩尾被逼進左邊的穴道中。

完全尖叫不出聲音來，楊依嫻甚至來不及看仔細那隻巨獸就顧著逃跑，後頭碰碰響的巨大腳步聲搞的她腦中空白，完全無法思考，直到拉著自己的蒙達氣喘吁吁的說了一句話：

「是尖嘴獸，古老的動物。」

這刻，她才終於尖叫了出來。

「尖嘴個頭！這明明就是變形金剛！」

她從不知道過了二十五歲後的自己可以這麼失態，緊抓住手中的螢光棒往前拼命衝刺，邊尖聲喊道：「哪種動物身上會裝備電磁砲的！」

女人的失態竟然讓蒙達莞爾，反倒是面帶笑容的反駁：「那不是電磁砲。」如果不是夾雜著喘息的聲音，別人一聽還以為他是在討論今天的天氣。

「他身上的電場很強，他本身就會放電，而且尖嘴是以磁石為主食——」

「蒙達！你給我閉嘴！」楊依嫻簡直要崩潰了，男人的認真這時讓她極度想白眼他，「為什麼這種情況你還可以笑著解釋這種東西！」

「妳問的嘛，牠——」聳肩，蒙達還想再說甚麼，卻被楊依嫻狠狠一瞪之下吞掉了他後面要說的話，改口：「不過也是挺奇怪的，印象中尖嘴應該是很溫馴的動物，怎麼會這樣——」而他話還沒說完，也來不及思考之時，後頭猛然的一記爆炸聲讓他煞住腳步。

原本追逐的他們兩人的尖嘴怪獸，被一束強烈的藍色能量波撞擊到左側的岩壁上，強力的撞擊撼動了整個洞穴，還震下了不少的石塊與灰塵。

「怎麼了？」煞住了逃跑的步伐，蒙達快速回首，希望能在一片砂石塵埃中看到原因所在，可就在這瞬間，他發現他和楊依嫻已被數道光芒團團包圍。

胸前發著光的……人？

第一個瞬間，楊依嫻屏住了呼吸。

而等眼睛能適應光亮後，她才發現並不是他們本身在發光，而是手上某個東西在放光。

這些人都留著長髮編著髮辮，在後腦勺挽成鬆垮的髻，灰色的髮絲間參雜著彷彿許久沒有曬過陽光、同他們的皮膚相同的慘白，臉上則帶著深色的護目鏡，看不到雙眸。

他們有男有女，身上都穿著統一的服裝——內層高領的黑色織線衫、外頭則是到腰部的右衽外罩；肩頭到腰部有用皮制的帶鍊固定，似乎是用來承載他們的武器，那種武器楊依嫻從沒見過，僅是猜測；最外層則是厚重、裹住右半身的及膝的外罩長袍，腰中間以布帶繫起，右手都綁著會放光的長形飾品。

這時，他們動作迅速且一致的舉起手上的黑色長型物體瞄準她和蒙達，證實了楊依嫻的想法，武器的前端閃出了亮藍色的激光在它前面形成圓球狀。

「來者止步。」

那群人說出了楊依嫻聽不懂的話，隨後馬上又有另一個尖銳的男音從更後頭傳來：「是什麼人？」

「隊長，是外來的旅者。」圍圈中有個女人回答。

一名男人走近，其他人立刻讓出位置，讓他走近。是領隊嗎？盯著對方身上不同於其他人的身綠色高領衣飾，楊依嫻推測，一頭雪白的白髮應該是製造黑色素的機能表達喪失，她又心想。

「抓去消除記憶在流放到異域之嶺。」隊長說著濃厚口音的語言，伸手指向楊依嫻和蒙達，並做出了帶走的手勢。

此時，蒙達脫掉手套，舉起雙手掌心朝外，流利的講出和對方相同的語言：「我不是外人，這女人是我的夥伴。」並氣音轉回普通話示意楊依嫻把雙手放在自己背後：「這代表我們是一起的。」他低聲解釋。

被一群來勢洶洶、語言不通的人包圍在幽深的洞穴中，楊依嫻連忙聽畫的將雙手掌貼在蒙達的背後，「怎麼辦？」對於蒙達聽的懂並且會說相同的語言，她並不驚訝，只是環視了幾眼周遭的人們，有些緊張的問道：「蒙達，他再說什麼——」

「先不要說話。」一隻手彎到背後捏了楊依的手腕，他要她放心。

男人的應對引起了對方的騷動，他們似乎沒有發現他也是同族之人，僅一致露出訝異的神情，彷彿他會說族人的方言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只見到他們大部的人退到了一邊，圍成小圈開始竊竊私語，剩下一兩個同伴還看守著兩人。

而蒙達臉一臉愜意，好像在等待服務員幫忙畫位般，他平常的表情使得楊依嫻也比較不情緒起伏，乖乖地繼續把手貼在他背上。

良久，待討論的討論聲平息，方才那名回應隊長的女人來到蒙達面前，態度傲慢地說道：

「我們隊長不相信你的話，所以還是請你跟我們走吧。」

「你們這群蠢人，找你們家主子來。」

聽到蒙達不曾有過的聲調讓楊依嫻著實的開了眼界，「咦？」她小小的驚呼了聲，不過她看不見他現在的表情，所以反差程度還沒有達到最高。

而見到那群人根本沒有要動作的意思，蒙達的眼神更是凌厲不少，「我說的話你們聽不懂嗎？」他沒有提高音量，只是益加森冷，「找你們家主子來。」

——不！蒙達你不要惹火他們啦！雖然不了解這群人到底在幹嗎，也不知道蒙達為什麼事情生氣了，但是被多數人圍著，他們兩個勢單力薄還有什麼立場可以說話？楊依嫻心中緊張指數驟增。

「蒙達？」她小力的拉了拉蒙達的衣服，下秒她擔心的事情馬上上演，只見那隊長的臉部猙獰了起來，並大步走向前一把攫住蒙達的領口，嘶啞地吼道：「你好大膽子！不過是個小賤民也敢如此放肆！」語畢，拳頭就揮了下來。

早有個預料，楊依嫻就提前抓著蒙達的肩膀將他向後退去，成功躲開了隊長的攻暴力，外加心中的不滿，她忘記了害怕，竟跨前擋在男人面前，質問道：

「喂！怎麼可以出手打人？」

不過，隊長大人似乎對於沒有擊中目標感到羞辱，沒有回應楊依嫻的話就直接迴身第二波攻擊，力道與殺氣都更勝第一擊，貌似已不是單純的暴力發洩，看得楊依嫻心驚膽跳，換蒙達拉著她往左避開了隊長的踢擊。

不說二話，其他同族夥伴也要上前幫忙，再次舉起武器就要發射，就在電光火石間，某處傳來的斥喝打斷了他們的動作。

「給我都住手。」

所有人轉向腳步聲的來處，只見前面三叉路的隧道口走出了一名男子。

男子不似其他人混著灰白的髮，純色的深灰髮絲接近漆黑，及腰的長度隨性地綁成馬尾，至於五官輪廓較為立體讓他看起來像高加索人種，淺褐色的眸子明顯寫著不滿。

他的出現讓原本氣餒高漲的隊長立即轉為謙卑下跪，並用誠惶誠恐的語氣呼喚道：「殿下，他們——」但才開口，抬頭看到對方的表情就噤了聲。

「這兩位是貴客，不得無禮。」那名男子輕聲說道，不齷不火的聲音頗具威嚴，一身簡單的衣裝也更顯氣質。藏青色的內襯，外頭用黛色寬袖的長衫罩住，半身的毛製布料從肩頭蓋過膝蓋，在腰部用白底靛藍紋路的寬布纏住，手上也拿著同期他人放光的墜飾，不過光芒是以繁複花紋的形狀放射出來。

只見他從隊長身邊跨過，領首示意全部人讓開，接著直接走到蒙達面前面色轉柔，第一句就是問：「你怎麼會跑到這邊來？」

蒙達挑起一邊的眉毛，「等等再跟你說。」他輕描淡寫的帶過，隨後將楊依嫻拉到自己身邊。

瞄了眼還跪在地上的眾人楊依嫻便知道來者身份尊貴，回神後看到對方露出溫文的笑意，讓她輕鬆了不少，而開口後更是使她倍感親切。

「楊小姐，歡迎妳。」他遞出手和她的交握。

灰髮男人一口還算聽得懂的普通話，給她深深體會到有共同語言的重要。

「這是我朋友，索利，那群人的小主子。」蒙達將男人介紹給楊依嫻，並輕輕敲了下手灰髮男人的肩頭，兩人應該是交情匪淺。

索利也輕拍了蒙達的肩膀，換上歉意的表情說道：「蒙達，我的屬下實在無禮，真的是——請往這裡走吧！」接著就要帶他們離去。

「殿下！」

巡邏隊們數口同聲，想制止自家的小主子做出錯誤決定，可是索利只是擺擺手道：「他是我朋友，如果有事情我來負責。」語畢，便領著兩人踏入更深邃的內部洞穴。

蒙達將手電筒遞給在逃命時掉了螢光棒的楊依嫻，還是伸出手握住她另外一隻手，兩人就這樣跟在索利後頭前進。走了小段路，楊依嫻察覺到，地面也由原本凹凸不平的岩石漸漸轉為有經過整修的道路，洞口兩邊開始出現一些類似照明燈的透明中空管柱與粗細相間的金屬線路，跟先前石桌底部的有異曲同工之妙。

金屬線路是中空的，上頭也有雕刻一些文字，如果看仔細能瞧出有東西在那些金屬管內流動，有綠有紅。她盯著那些和金屬線路相連的中空照明管，正中間那團光芒與兩端沒有有形連接物，似乎是以光束的形式從兩極射出後匯集在中央。

手握緊手電筒，如今楊依嫻心底已經有強烈的預感成真，自己闖入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失落文明帝國，而這種想法立刻遭到證實。在看到隧道盡頭的光亮、並從洞口望出去的瞬間。

一棟燈火通明的大樓就顯現在眼前。

它壯觀地延伸至無限高的頂端與地心，看不到終點，巨大的外骨架環繞在圓柱形的大樓外部，有些會分出支架釘入旁邊的岩石上，鵝黃色的光芒如同凡星閃耀在大樓上頭，表面則是有許多大型流動著藍色光芒的管路，由上往下。

四周有些小亮點飛行著，眯起眼看竟是各式各樣的飛行器具，有些樓層旁邊還有突出的大型平面，貌似是給飛行機停放的地方，也有不少通路橋直接通到旁邊岩壁的諸多的隧道內。

這棟大樓，彷彿就是個小型的未來都市，深藏在地球的最高峰之中。

轉身看著瞪大雙眸的楊依嫻，蒙達放開手，臉上相當認真，不帶有一絲玩笑，深色的眸子在身後光芒下顯現出靛藍。「這就是我的秘密，楊依嫻。」他說。

「我是這裡的人。」

第六章

〈創世紀遺民與宿敵〉

我們一直為了我們不了解的事物而恐懼、而恨。

*

蒙達和楊依嫻被要求做全身檢查，確定沒有帶著任何病菌或不敬之物進入他們所屬得樓層，而蒙達則堅持要在楊依嫻身邊直到檢查結束，他才進到另外一間房間進行檢測。

這時，名喚索利的男人面帶溫和的微笑走到楊依嫻面前想跟她稍微解釋現在的狀況，於是從屬下那裡拿出了電子版，秀出全棟大樓的樣貌，努力的想用普通話解釋給自己聽，這點讓楊依嫻有點感動。

至於這一瞧，她也發現大樓貫串幾乎半個珠穆朗瑪峰，最高處是在珠峰七千多公尺處，最底端的地基也打入了地表以下七千公尺的地內，而他們在洞穴中竟然下降了幾百公尺來到五千出頭的高度。

整棟大樓總共有三種顏色標記，中間的是紅色，上方則是綠色，底下則是全黑，他們目前位在整棟大樓的中上方的綠色區塊，用黃點標示的位置。在大樓四周的支撐架不少都是延伸到周圍的洞穴中，如同連合的大型迷宮一般，這些洞穴再通到山的外頭。

——看來，當初陳隆峰教授也是誤闖這裡，才沒有死在山中大雪吧？她心想。

看著頁面上的大樓，她好奇的抬頭問了索利些問題，像是你們是誰？為什麼會生活在這裡？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我們祖先自稱創世紀遺民，用你們的說法應該就是外星人吧。」索利也不隱瞞，將她當成自己的朋友：「好像是很久以前因為地球人類在地表生活的空建逐漸擴大，加上族人不能適應外面的生活空間，那時傳說中的神就引領我們來到這裡，所以我們全族就遷居到這裡來。」索利努力想用普通話和楊依嫻溝通。

「這棟則是創世紀大樓是我們生活的地方，還有，這裡人會講的外地語言大概是尼泊爾語、藏語、普通話這三種，大部分人民還是只會說新母語，而祭司則說神語，也就是舊母語。」說到這裡，索利掏出了控制筆，將大樓頂端的部分圈起來放大，「上頭有主控台與造水室，會將峰頂的積雪化成雪水從上端送到下頭，電力方面則也是利用峰頂太陽光與暴風雪來發電，沒有暴風雪的時候就會請烏嘎——啊，烏嘎就是——」

「我知道，請繼續。」楊依嫻催促他繼續說。

「我們利用烏嘎製造或是天然的暴風雪、還有利用山脈中特別的磁礦石來發電。」介紹到這裡告一段落，收起了記事版，索利停下看著若有所思的女人。

良久，楊依嫻才吐出話語：「你們是，人類嗎？」她好奇。

「不能完全是，但是我們的祖先有和人類混過血，所以也算吧！」

「蒙達也是？」

「嗯，不過他比較不一樣。」說道蒙達，索利壓低聲音，用只有他和楊依嫻可以聽到的聲音說道：「他是黑色區塊的人。」

「黑色區塊？」楊依嫻不解。

「小聲點。」比了個小聲的手勢，索利有點緊張的東張西望了一下，確定沒有人聽道他們的對話後，才繼續說：「唔，我要怎麼解釋呢？」他有些苦惱，覺得自己似乎搞錯解釋順序。

而下秒就有聲音回應了他的煩惱：

「就說我是壞人不就行了？有甚麼好擔心的？」蒙達淡淡地道，抖了抖衣袖走過來，臉上沒有多餘的表情。

看到蒙達沒有笑容的表情，楊依嫻相當不能適應，以為他在生氣，可是卻看見索利笑了起來。

「蒙達，你知道我不是擔心那個。」他笑意擴大。

「我當然知道。」嘴角彎起，蒙達再度拍了朋友的肩，而後轉向女人：「楊依嫻，走吧，我路上再跟你說明，我答應過會跟你好好解釋的。」

「走去哪？」

「去我們成立的組織基地。」

東張西望，這裡所有東西讓楊依嫻驚奇。

「索利殿，黑區是什麼？」她問。

「依嫻小姐，黑區就是——」

「依嫻就好了，小姐什麼太生疏了啦。」

「好，依嫻，我想你也看到了整棟大樓分為綠色區塊和黑色區塊吧！簡短來說，就是居於前者稱為創世紀遺民，後者被叫做墮落魔族，其時我們是同種類、信仰卻不同而分區隔離居住的人，不過，對於綠色區塊的人來說，黑色區塊——」他尷尬不自然的頓了下，瞥了眼蒙達才繼續說：「就是帶來瘟疫的惡魔地區。」

創世紀大樓以紅區——中段八錦區來劃分界線被分成兩塊，向上是綠區也就是遺族的生活地，有中上七區與上層三區和頂區，也就是皇權中心所在，再上去就是舊時代遺址，那裡有著可以控制水、電的中央控制台，是由人數稀少的祭司來控管，人們稱之為轅極軒，意思就是“神居住之地”。

八錦區往下則是黑區，魔族的勢力範圍，分為上中下三個區塊，皇權的中心則是位在中央區，上方劃為戒嚴備戰區，下區是人民生活區，大部份的重型工業區也都在個區塊，至於底層則由早期就開始規畫，避免有天上不再供電時能逃脫向外界的路。

至於位在兩族交會的中段八錦區，主要的貿易商行都為在這個樓層，這裡龍蛇混雜，並且唯一的空路都因為多年的冷戰被封起，至今仍未開放，而兩族分別要進入八錦區的地方都築了厚重的鐵門，將出入口都填的死緊並且重兵把守。

「魔族和遺族，可以說是彼此痛恨吧。」索利補充，「因為在神史中，有記載他們因為追隨善與惡兩種信仰而分道揚鑣，從此後我們就不曾相互往來了。」

「只因為這樣？」這筆小孩子吵架還幼稚啊，楊依嫻不可思議道：「因為不同的信仰？」

「對你來說只是小事，對堅強信仰的人這可是大事。」沉默許久的蒙達露出一副妳太天真的表情，伸手扶住下樓梯的她，表示：「對方不信奉自己的神或是佛就是褻瀆神明，這種事情我想你們人類歷史中也看過很多例子。」

「嗯，也是。」迫害魔女、異教徒、同性戀，這種事情屢見不鮮，人們似乎都要將別人矯正的和自己一樣才是正常的，可是，楊依嫻又反駁：「不過，現在也都走向多元化和合乎了啊！」

蒙達維持神色不變：「誰知道，只是沒有搬上檯面上吧，根深蒂固的觀念是很難去改變的。」

「依嫻有信仰嗎？」這次換索利好奇的發問。

「沒有耶，索利殿呢？」

「我相信可以看見的東西，老實說我也不相信什麼神佛的……」

稍微露出誇張的表情，蒙達向後瞥了眼索利，「虧你還是你父親的兒子，他聽到一定會昏倒的。」他說。

聽到這句，索利臉上陷入煩惱，嘆了口氣，用種自我安慰的語氣說道：「別提父皇了，反正，兩族戰爭的時間遠比和平來的久，只能說好險這種大樓夠硬，我們也都還算冷靜不會使用大型毀滅性武器。」結束了這個話題。

點頭表示了解，楊依嫻「所以，蒙達是魔族的人？」

「就是。」惡質的笑了起來，蒙達壓低聲音，「怕了嗎？」

「還好耶。」她聳肩。

「……楊依嫻，我怎麼覺得妳還頗進入狀況？」蒙達有點驚訝。

「拜託，這個我最愛了好嗎？不要小看不可思議愛好者的力量，蒙達的質疑使楊依嫻差點沒翻白眼，脫口吐槽：「不然你希望我尖叫嗎？」，太融入也不行，太驚慌也不行，到底是想怎樣。」

女人豐富的表情讓蒙達忍不住又說：「妳又不是沒叫過——」他剩下的話語消失在楊依嫻的拳頭中，看來此尖叫非彼尖叫。

看到這幕的索利無比驚訝。

——蒙達竟然？他走在兩人後方揉了揉眼睛，想確定自己沒有看錯什麼，卻瞧見蒙達的嘴角露出安靜的笑容，這時，索利的表情才由驚奇轉成溫柔。

他們以螺旋行的方式向下移動，途中經過了一處光亮較不足的階梯平台，而他對面的洞穴離大樓極近，裡頭卻連點光亮也沒有，不像之前有照明燈的隧道，多看了幾眼後楊依嫻還發現洞穴中有無數的眼睛反射著微弱的光芒，都閃著稀奇的目光望著自己。

他們躲在這杳無人煙的香格里拉，從一片黑暗包圍中慢慢成長，最後形成了先進的生活方式，卻還是有人過著千百年前過的生活，楊依嫻偷偷

瞥了這附近來往的民眾，大多的頭髮偏白，而且看起來視力並不好，很多都是拿著探索杖在前面揮動著。

「是不是生活在洞穴中的生物都會黑色素表現不足啊？」到處都是淺色頭髮讓習慣黑髮的有點不適應，她喃喃自語，接著轉像蒙達：「對了，蒙達，這棟大樓這麼大，電怎麼夠用啊？而且為什麼剛剛那個洞穴裡都沒有電，卻有住人？」

這個問題讓蒙達臉上閃過不滿。「這裡電力是用分配的，以你納稅或者是其他標準來配置，所以對於窮人而言光明是個奢侈的東西，而且這種窮困幾乎是世襲的。」摸了摸自己的黑髮後他嘴角揚起笑容，卻諷刺十足，「所以你看頭髮愈白的人代表他們的家族已在黑暗中待了無數代。」說道這，只聽見所力在一旁低嘆：

「我們無法拉小貧富差距，只能做多少算多少，微調配電與配水的比例。」

「等等，你是說電力控制的系統是在上端，那下面的人怎麼辦？」

「其實電腦有程式會控制全棟大樓都能得到電力，可是黑色區塊分配到的電力、飲用水不及綠色區塊的一半，必須繳更多的稅，或是用其他的方法來讓遺民的領導者配給更多電及水。」索利攤手，表示不喜歡卻又無奈。

隱憂持續存在，從一開始就有問題的資源分配方式當然會造成千百年來不信任的累積，信仰根本只是個倒火線罷。

「這難怪你們要打。」楊依嫻恍然大悟，轉向索利：「沒水沒電是想逼死誰啊？」她下了結論。

「唉，我也一直跟父皇這樣說，可是他覺得那是魔族應有的報應，因為他們背叛了神。」索利頭疼，每回和父親的會談都殺他腦細胞無數。

「真巧，我父親也說了相同的話。」挑眉，蒙達打開了眼前的舊鐵門，這眼前的平台下有條捷徑可以通到她們要搭乘的交通工具所在處。「只是他後面那句是改成你們為什麼要用背叛的罪名世世代代迫害我們，他說沒有這種神的。」他毫不修飾的說道。

「．．．」

「我——抱歉。」就算了解蒙達的直白，索利仍有些垂頭喪氣，自己大族群所造成的現況讓他倍感慚愧與內疚。

「你道歉個毛，這與你無關，是大環境問題。」

「蒙達，我就身長在這環境之中，怎麼可以說沒有關係。」

「不是你下的命令，不是你動手毆打我的人民，不是你斷我們水電。」

「可是——」

「別說了。」蒙達為了止住他的罪惡感，連忙轉移話題：「話說，索利，你這樣不回去你家父親不會有意見？」

「只要不是每天叫他撤回限制令，我這樣跑出去好幾天他都不會介意的。」

「那就好。」他點頭。

路途上沒遇到什麼人，偶爾會有幾個躲在陰暗處的人影，衣履闌珊，這讓索利額間深鎖，露出了某種要哭不哭的表情。這種畫面不是第一次見到，卻仍然在他心中直下深刻的烙印，無法揮去。

他走上前將自己的外罩託給其中一個最瘦小的孩子。

在孩子道謝跑遠後，蒙達才開口：「別用那種臉，我說過這又不是你的問題，也不是你父親的問題。」看到索利的表情，他加了最後一句，可是索利仍然面帶憂鬱的說道：「父皇似乎不喜歡我提的政見，他認為我太理想化。」

「愚蠢的老人思想。」沒關係，他家的老頭子也一樣，蒙達心中邊想邊喃喃，補上一句：「我沒有惡意。」

「我知道，但是父皇也有父親的考量，我相信。」

「應該可以有更好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不一定適合，也不一定會有人懂。」

「你說的也有理。」他輕聲說道，彷彿是對自己說的話語。

「唉，我也只敢在這裡說，你知道嗎？最近的中央控制電腦似乎有中毒的跡象，像之前父親想要大祭司開大赦——」說到這裡索利的表情從苦惱洩出一絲不爽快，「說可以多送幾個季的水和電力到下方，結果控制系統竟然無法控制，好像是限制系統控制無效化了。」

「看來時間愈來愈急了。」聽到索利的說詞，蒙達神色凝重。

「是啊。」點點頭，索利出手打開一道又一道的門，舊時代留下的東西都因為山中的環境而生鏽，相當難以駕馭。「前幾轉你還沒回來的時候，常有無預警的斷電，讓大家都相當恐慌。」

聽到了不熟悉的字眼，一直安靜聽著兩人對話的楊依嫻終於開口：「轉是？」

「一天叫作一轉，因為會有一半的時間會將亮著的燈關掉，而大供電器一個地球年維修一次，叫作一輪。」簡潔俐落，蒙達說道。

「原來如此，對不起，你們繼續。」

「我剛剛說到哪——」啊對，斷電。「索利的腦子當機了一下，才又回到原本的話題：「最近的斷電的頻率愈來愈高了。」

「祭司和巫師們沒有去檢查嗎？」全棟樓斷電可不是隨便開玩笑的，蒙達也皺起眉頭來。

這時，楊依嫻又發問了：「祭司？巫師？」

「轅極軒的管理員和工程師。」

「喔。」陷入沉默中。

「看來是需要好好和你父親溝通了。」摸了下巴，雙眼中寫著盤算。

「不可以，我父皇連你們的使者都不見，更何況是你，而且你來這裡太危險了，今日你走到五隊巡邏的區塊簡直把我嚇死了，你知道嗎？」友人的提議索利堅決說不，他不會讓蒙達暴露在危險之下的。

「不試試怎麼知道。」蒙達握拳敲了下對方的上臂，「你才是，別讓你父親知道我和我有來往啊，他會拔了你的皮。」

——你們聲名在對方家長眼中有多糟啊？楊依嫻暗自吐槽。

從一開始聽兩人的對話到這邊，除了蒙達就說什麼成立組織，什麼要找方的王理論、國家政見之類的，讓楊依嫻心中有些困惑。「那個……」她舉手想發問。

「嗯？」

「蒙達是革命份子嗎？」她面露擔憂。

「蒙達提倡和平耶，這樣算革命份子？」索利張大眼睛看像楊依嫻，疑惑。

對方的誤會讓楊依嫻連忙擺手解釋：「不是啦，我的意思是，這不是兩邊領導者之間的事嗎？為什麼蒙達要讓自己陷在危險之中呢？」她抬頭直試著蒙達，發現此刻蒙達也停下腳步看著自己。

「對，是人民的事情也是領導者的事情，所以我更要管，這是我的責任所在。」女人的問題，蒙達不打算逃避，相當平靜的說著，像是聊稍早的午餐。

「我是魔族的皇子。」

〈中立區暴風〉

儘管只有一點點，一點點的改變。
但這一點點，就足夠了。

*

「蒙達也是皇子？」

楊依嫻傻眼。

「依嫻，小聲一點。」索利在後頭小聲的提醒，「別說那麼大聲。」要她注意格牆有耳，畢竟這裡還算是綠色區塊。

「對不起。」連忙降低音量，楊依嫻湊到蒙達身邊，瞪大眼睛問道：「那你為什麼在外面當導遊？」

「妳的重點還真與眾不同。」服了女人問題所重視的部分，蒙達挑眉，眼神閃過一絲驚奇，「當然是我說服我父親讓我到外界念書。」他說。
他解釋完，索利又補充：

「蒙達算是非常少數想到外界去念書的人吧，不過也因為我們這裡都僅限於理工的科目，想學習歷史——重點是沒什麼歷史可以學習，所以喜歡的都會到外面去念書。」索利笑了笑，體貼的先按了密碼，打開了中上段五階的通道，這裡的樓梯走下去有舊時用的緩降梯可以直接通到中段八錦區，這樣他們就可以不用冒險跨過綠色區域。

外界念書？蒙達的這句話像鑰匙使楊依嫻靈光閃過，突然很多事情都連接在一起了。「等等，你在哪裡念書？」她抓住男人的手臂。
讀懂了女人問話的用意，蒙達點頭應道：「我在武漢大念書，所以——」頓了頓，像是在思考什麼，猶豫幾秒後他才把話說完整：

「我見過陳隆峰教授，他跟我提過妳，說你是個特別的學生。」

直到這刻，男人才終於說出了所有事情的始末，他的話讓楊依嫻咬住下唇，這表示他在飛機遇到自己的時候就知道她是誰了。

「那這所有都是你安排好的？」抓著蒙達的手不放，楊依嫻質問。雖然部分真相已經在意料之中，但是親耳聽到這裡火氣仍然開始上升，只覺得有種自己被耍著玩的感覺，就算這路上他都一直保護自己，楊依嫻感性上仍無法原諒他，只見她繼續提高音量：「我就算了，你讓教授來到這裡後又讓他——」

「不——」知曉她有所誤會，蒙達連忙打斷楊依嫻的話。「我是說，有些是，但是大部分都是意外。」他冷靜的說道：「我從沒想到會在山中遇見山難的陳隆峰教授，那時他嚴重凍傷，我只想把他接回到這裡療養，再將他記憶消除後送回外界。」他望著外頭黑壓壓洞穴平靜地說著，偶有幾台飛行器前晃過，眼神落在不知哪個遠方，漸漸模糊不成焦。

此刻三人正前往下個樓層，搖晃老舊的降緩梯沿著古時留下的軌道移動，一行人頓時沉默下來。

思緒飄回那天，蒙達接著說：「沒想到帶他回來時剛好遇上大限電的時間，我父親要去上頭搶電，教授幫了我個大忙，他幫我證實了一件事。」既然教授幫了你忙，你為什麼又要把他趕回山上？」楊依嫻劈頭又問，她最不能諒解的就是這點，而聽到質疑自己問句的蒙達聲音也大聲了起來：

「我怎麼可能做這種事情？我根本没注意到他什麼時候從醫護室跑走的，在我發現時他已經不見了！」

「那你怎麼可以讓他有機會自己跑走？你知不知道教授他——」把陳隆峰教授的慘狀跟蒙達說了一遍，楊依嫻心情無比沉重，蒙達也露出了意外的驚訝表情。

「我不知道有這麼嚴重……」他喃喃，眼神又移了開，心思已不知，這次是游離向大樓內部或是哪個洞穴中的孩子。

從降緩梯內看出去，旁邊經過了商店街區與輕型工業區，霧白的蒸氣瀰漫在幾個角落，看到這，蒙達的眼神變得深邃，染上一點哀傷，不易察覺，他只有繼續說：

「念完書回來後我就外界裡做導遊，除了離家近外，工作也還蠻蠻喜歡的。」抓緊了降緩梯的護欄，直到指節發白。「其實我一直希望能成為外界與山內的橋梁，不過——」他停下說話，相目光收回轉回大樓內側，正好透過鏤空的落地窗口看著好幾公尺外一名魔族被整群的遺族圍毆，又在下層看到幾個遺族孩子被魔族們拿著鞭子驅使著，大概是要他們偷渡些水或者其他東西到中段。「連自己家都搞不定了，還在想什麼。」

——身為皇子又如何？就是身為皇子所以什麼都可以做，又什麼都做不了。

「蒙達，關於這點我已經說過，一點都急不得。」看到隱著藏喪氣的老友，索利拍了拍蒙達的肩，露出要他寬心的淺笑：「我父親到現在也還不肯跟我說關於轅極軒的事情，我之前跟你說過的那些東西也都是慢慢查出來的。」

——算了，不管怎樣，反正都已經來了。「有什麼我可以幫上忙的地方嗎？」楊依嫻跨前一步說道，她。

「有。」瞥了眼身畔的女人，蒙達似笑非笑：「等等你就知道了。」

「哪，中立區到了。」領著兩人踏出了老舊的梯子，他攀下樓梯到中立區的平台。

「走吧。」

「好。」

左顧右盼，楊依嫻登大雙眼看著周遭的一切，好像沒有甚麼不同，只是些微的氣氛差距，讓人比較不會像在綠區如此的有壓迫感。「這裡就是中立區？」她問。

「在這裡等，我去幫你用張通行證。」蒙達點點頭表示回應，說完便轉身踏入戶政間。

望著男人的背影，楊依嫻出聲喚了身邊的人：「索利。」

「嗯？」

「蒙達以前就是那個樣子了嗎？」

「怎樣？」

「冷冷的。」

女人的問題讓他思考了一會，索利才應答道：「是冷靜吧？不過，我看到他和妳在一起後好像話多了。」

「可是，他跟他外面時差好多，他在外面跟你比較像。」 嘟囔了幾聲，楊依嫻想起在外頭總是笑著的蒙達，忽然懷念了起來。

「他畢竟是皇子，還是肩負下半部分大樓所有人民的皇子，他們的狀況很苦，蒙達這樣也情有可原吧。」

「嗯……」靠在後頭的牆壁上，索利的話讓楊依嫻往後仰，看到灰色的天花板後，這才想到這裡看不見藍色的天空。

「蒙達也很辛苦啊。」她輕聲說道，語畢，又突然轉了個問題：「對了，索利殿，我一直想問這個。」她指著索利腕上的飾品，就是之前在岩穴中他拿來照明的東西。「這是手電筒嗎？」他原本拿在手上的鑲飾，如今也綁在手腕上，就跟那些包圍自己和蒙達的巡邏隊一樣。

「手電筒？啊，不是。」不熟悉的詞彙使索利一愣，旋即又會意，「這是我們出身後每個人都會有的東西，他會和中央大電腦連接，就樣我們的身分證明書一樣，可以將我們所有人的檔案建立資料庫。」他語調愉快的說道。

「他只是剛好也會發光，所以我們就順便拿來當照明用了。」

「蒙達他們也有？」

「說也奇怪，大概是從最古早時流下來的傳統吧，他們的確也有，不過，這個手環某方面來說也是小形的能量儲存體，又代表你的身分，價值不菲，尤其在貧困的地方，這個可以拿來作為賣身契或抵押品的，價錢都不斐。」

「原來如此，那怎麼都沒看蒙達帶著？」

「唉，妳也知道，中央電腦是我們這邊在控制、身分環也是我們製造的……」

矛盾又不能理解的關係，既鄙視對方，卻又好像要對方謙卑的生活在自己的陰影下才能得到平衡，另一方則是為了生存，痛恨還是得部分的屈服在他們之下，或許這也可以證明曾經是活在同樣地方相同的人們吧！

「又愛又恨嗎？」索利的聲音低沉了下來。

蒙達終於拿著通行證從房內走出來，這時兩人默契的打住了這個話題，一同前往下個地區。

跨過了三個樓層，她們終於來到了一處十字路口，這處十字路口連接著諸多商店的，這時蒙達帶著她往旁邊的小道彎進去，直到她們停在一處鑲在牆中的門前，他伸手打開門，往下走去。

「這裡是？」在昏暗的階梯上，楊依嫻忍不住又想抓住蒙達的手。

「這下方是我和索利建立的前線和平總部，之前是我們的大祭司在領導的。」

「你們兩個皇子真的很特別。」端詳著兩人的臉龐，她看著個性不同的兩人，雖然貴為皇子卻都渴望和平，還能成為朋友，也算種緣分。

「其實族人間也有很多人是渴望握手和好的，畢竟大多數的老百姓都不會記得兩族的恩怨，都是在上位的領導著對這種事情耿耿於懷。」

「所以，我們希望能從我們開始。」蒙達說完，換索利繼續接著說：「一點點開始改變，或許從這裡開始的契機就能發展到全棟大樓。」

而走完長長的階梯、踏出了陰暗的樓梯口，他們踏進了一間小酒，繞過稀少的客人小酒店的吧檯，他的第面上有上拉的秘密通道，蒙達拉開了門，率先爬下去進入室內。

一下到地下，楊依嫻才發現上頭的小酒吧不過是個掩飾，下面的總部真的是應有盡有，而且白色的地板與牆壁讓她們不用使太多光原，大廳中人不多，也都在寬大的螢幕前處理著些什麼事情，唯有一名男子迎上前，恭敬的向他們鞠了個躬：

「殿下，索利殿下。」

望著淺色頭髮的男子，蒙達把再度把楊依嫻拉到跟前，用普通話介紹雙方給對方：「裏龍，我的貼身侍衛，裏龍，她是楊依嫻。」

「楊小姐你好。」裏龍也用意外標穩的普通話打了招呼。

楊依嫻也稍稍頷首：「你好。」

「我們去中央大廳吧！」索利將雙手分別壓在她和蒙達肩上，朗聲，並對裏龍示意的眼神，只看到裏龍點頭表示了解，開口報告了最近的進度：「我們準備了演講，音樂、文學方面的交流季，最重要還是貿易，我們準備了一塊貿易區，讓大家自由交易，公平公正不講價。」

「反應如何？」蒙達嚴肅的問道，也只有在這種時候可以看出他身為皇族的領導者之氣。

裏龍據實以報：「在八錦的中段相當不錯，可是在前進到上段時就成效不佳。」

「沒關係，慢慢來。」

扶著前額，蒙達一臉頭痛樣，「總覺得已經沒有時間了。」他淺嘆，組織已經成立了數輪，卻看起來是原地打轉。

望見難得的表情，索利不禁攬住他的肩，安慰的笑著說：

「沒這種事的，一起努力吧。」

在往大廳去的走廊上，楊依嫻的目光被一幅針織畫的女人像給吸引住。那幅織繡的手工相當細緻，將主人描繪得活靈，只見女人臉頰洋溢著笑容，灰白參半的長髮成個簡單的辮子垂在右胸前。

注視著畫中的女人，楊依嫻停下腳步，「這女人好眼熟……」她眯起雙眸，總覺得她在哪裡見過她。

啊，該不會是……

蒙達也停下腳步，說道：「她是我們前一任的大祭司，提倡黑區與綠區的和平，並且鼓勵大家和外界多交流。」望著畫中的女人，他的語氣是尊敬的。「我就是因為她才會想到外界念書的，也是因為她瞞著我父親帶我來這裡，我才能認識索利。」

眼皮大力的跳了一下，楊依嫻小心翼翼的問道：「她叫什麼啊？」

「亞璽奴。」

再熟悉不過的名字和小女孩的臉浮上腦海。

沒關係，一切都嚇不倒我的，楊依嫻不斷在心底默念。

瞧見女人古怪的表情，站在她身後的索利開口關心，「依嫻，怎了？」

「沒事，我們要做些甚麼？」

楊依嫻回應的過度快速導致有些可疑，下一刻，她臉上忽然綻出燦爛的笑容。

——這女人……還好吧？

「呃，妳先去把行李放一放，裏龍會帶妳去房間。」蒙達看著笑的過於開懷的她，眉頭一皺，說道：「如果累了可以先睡，晚點我再叫妳。」

「好！你說的喔！走吧阿龍。」心情莫名大好的楊依嫻拉著裏龍朝房間走去。

直到兩人身影遠去，索利才格格笑了起來，飄了個曖昧的眼神給蒙達。

「蒙達，你——」

對於友人的反應，蒙達沒有不悅，只是揚起一邊的眉毛：「怎了？有話就直說。」

「沒事。」

「索利，給我說。」

「啦啦啦今天流動的空氣也很好。」

「索利！」

看到蒙達困窘表情，索利發誓，他會偷偷記得的。

這幾天楊依嫻過頗為充實，她跟著兩位皇子東奔西跑，看著創世紀大樓中兩個完全不同的族群交融的地方，用蒙達給她的翻譯耳機聽著各種的話語與對話，而在幫忙他們舉辦一些演講與活動，有也時候是到附近的岩洞中給那些活在相對黑暗中的孩子些光亮，無論什麼事情她相當投入，將自己化身成遺族或是魔族的一份子般，與基地內的夥伴們只有同樣的目標——

和平。

可是，要改變思想是最為困難的，「妖魔鬼怪！」、「叛徒！」等叫罵聲不斷輪番上陣，尤其是在這幾轉內階段性的全棟斷電後，他們想要推行的理念益遭阻擋，甚至有其他宗教組織會不時小型的來用神之名義撻伐他們，說他們是在違背神的旨意，讓世界陷入毀滅。

「毀滅個頭。」楊依嫻最受不了這種宗教狂熱份子，要不是索利拉住她，她或許會衝上前把那些人的嘴巴縫起來。「我看是他自己的世界毀滅而以吧！」她怒道。

「依嫻，別浪費力氣跟那些人生氣了。」忍不住拍了拍女人的頭，索利安撫她，「我們做我們自己就好了。」

而才剛說完話，他立刻又被另外一名成員拉去處理漏水的水管。

沒有人看得出來，這整天忙進忙出什麼事情都得包辦的兩人，竟然是魔族與遺族的第一皇子。蒙達更是辛苦，他魔族的身份讓他多了種無形被矮化的感覺，可他仍在楊依嫻被名魔族口出惡言羞辱、幾名遺族群起嘲諷時出來解救她。

「呃，其實我可以搞定的。」楊依嫻看著擋在自己身前的男人，心中有點小小的感動，但又覺得自己很沒用，好歹也在職場也打混了好幾年，怎麼可以連這點事都搞不定？

不過，對方依舊沒甚麼浪漫細胞，只是淡淡的表示：「我是怕妳掐死對方。」

——好想掐死他，這是楊依嫻首個浮現腦海的想法。

「哈哈，那你還是真的擔心對了呢。」皮笑肉不笑的回應蒙達，她又搥了他的背一拳。

不過，無論如何，平面笑法也好、冷淡表情也罷，楊依嫻的確是漸漸習慣了這種樣子的蒙達。她心裡是明瞭的。

哪種樣子，他都還是他，那個會牽著自己手的蒙達。

偶爾，蒙達和索利兩人要躲避兩方父親派來的巡邏兵，如果頻率高點甚至還需要易容，整個組織目標進行說不上順利，但是仍有在前進，一直到過了第七轉的午飯後，楊依嫻、蒙達、索利三人正準備傍晚的小市集。

這次的主題是跟繪畫有關，魔族有個畫家喜歡到各個貧民洞穴去居住，並在黑暗中畫出那些人的生活，這些畫在民間廣為流傳，卻被有權有勢的人們譏笑是無病呻吟，所以蒙達這次就是打定主意要讓那些有錢人看懂這些畫裡面的內容。

「我先去處理畫的事情。」蒙達特別吩咐楊依嫻不准亂跑，前些日子已經有不少記錄，尤其是看到她渴望的眼神時。「妳留在這裡幫索利。」他直接分配工作。

「好吧。」收起探險的心情，楊依嫻只能慢慢踱步回到司令廳房內。

這時的索利正在整理晚上的行程記錄，她走到他身邊觀望他看著那些資料，可惜她看不懂遺族的文字，只懂了幾個簡單的象形圖樣，因此，在索利翻閱至第五頁時，她也放棄繼續，轉戰後方那堆在角落的各式雜物。

將數份雜亂的數據與記錄整理成表格在記憶版中，索利專心的閱讀每一份資料，這時，前方牆突然壁閃起基地內的通訊畫面。

「殿下！」來人呼喚。

「怎麼了？」索利柔聲問道。

「上區……綠區對八錦區頒布滯留禁止令了。」他的聲音有些慌張。

綠區隊八錦區頒布滯留禁令，就是所有持有綠區身分的人將不得在八錦區待超過三轉以上時間的命令，算是用來減少有私人集團聚集的方式。

想到這，隊友的聲音帶著驚慌：「而且要在兩轉燈後實行，是不是陛下發現了什麼？殿下您自己要注意點。」

「知道了，謝謝你，不用緊張，沒事的。」安撫與感謝完夥伴，又畫面消失後，索利好看的臉上才出現意外的表情，並自言自語道：「滯留禁令？太突然了吧？難不成——」

他第六感告訴自己這事不單純。

「依嫻，幫我跟蒙達說一聲，叫他來房間找我。」他喊著在忙著搬東西的楊依嫻，「我回去撥通通話。」隨後轉身離開。

到了自己的房中，索利迅速地將桌子上的鏡子翻轉過來成螢幕，並開起了通話的界面將通聯系統拉入執行中單位，最後輸入了他的侍衛布巴的連絡號碼。

沒有等待多久，這通聯絡訊息就被接起，一張臉出現在螢幕上，也不等對方寒暄，索利就直接開門見山道：

「布巴，中央發生甚麼事了？」

看到自家主子布巴滿臉感動，連忙據實報告道：「殿下，屬下終於等到您了，您快回來吧！陛下說您在這樣胡鬧就要派人去清理黑街了，滯留禁令只是警告而已。」

「胡鬧？」屬下的用詞讓索利擰眉，「布巴，你跟我那麼久，怎麼還會有這樣的想法？而且，父皇為什麼知道我在這裡？」父親裡當不會猜到自己

在這種地方啊！某種不安感在他心中形成。

他們總部所駐紮的八錦中段，在遺族眼中是個混亂的黑暗之地，稱之黑街，平時敬而遠之，除非是貿易或買賣之人才會來到這裡，父親平時頂多派個兵來這裡巡哨，也不會有什麼大動作，這次竟然說要清街，非同小可。

目光落在螢幕上的屬下，索利有瞬間的心寒。

看到主人的臉色稍變，布巴趕忙補充：「殿下，陛下這次真的很生氣，屬下也以為您只是一時興起啊！您還是快點回來吧！什麼兩族合好，這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啊。」

——一時．．．興起？

屬下這句話在他心頭狠狠落下一記重擊，使他原本平和的語調稍稍失了溫。「我不回去，先掛了。」他面色平靜的說，卻更添壓迫感。

而儘管主子心情已經不悅，布巴還想要勸說，「殿下！殿下！陛下已經派人——」

不想多說甚麼，索利直接按下了結束通聯的選項，眼前的大螢幕頓時陷入黑暗之中。

「真的是，癡心妄想嗎．．．」

被自己心腹給背叛的情緒難以言喻，在結束通聯後他跌坐在椅子上，心中受挫頗多，連自己最親近的護衛兵都無法改變，他還能去替這個山中的族人們做些什麼？

在他懊惱之時，後頭傳出腳步聲和開門聲，他以為是蒙達，便頭也不回的說道：

「蒙達，唯一知道我行蹤的侍衛洩漏我們的事情了，父皇已經派人出來，你和依嫻該要快點離開——」

回應他的卻是個陌生的嗓音。

「晚安，索利殿下。」

猛然回頭，索利看見個人影佇立在門旁書櫃的陰影之中，他看不清楚對方的臉，卻也先禮貌性的問道：

「請問你是誰？」

「殿下您不用知道，您只要知道您是個導火原罷了。」那人輕聲說道，態度同樣的禮貌卻散發出某種相當古怪的氛圍，索利有些寒毛倒束，這個人帶給他的感覺不像活著的生物體，「你到底想要做甚麼？我不會讓你得逞的。」收攏平時溫和的面容，他的眼神銳利了起來。

人影踏出了一步走出陰影，索利看見他的嘴角揚起微笑：「您當然不會，但是她會。」並且身手指向旁邊開起的門，和踏進來的女人。

「索利，蒙達他說他等下就過來——」

不！

「依嫻不要過來，出去！」不加思索的大喝，索利飛快撲向門口，用身體護住還沒回過神的楊依嫻，回身面對敵人後舉起雙手想擋住來自前方的

攻擊，而在這個瞬間，他看清楚了他，那人的臉、唇畔的微笑和說話的嘴形。他讀了出來。

——「晚安，您的身軀將會為大人之墊腳石。」

「噤。」

當下，女人所有的感官系統都沒辦法反應。

過了幾秒鐘後，才印入目中的是被從中斬過的高大身軀和飛到懷中的殘臂。

溫熱的液體流到自己腳邊，濺到自己身上，還有還餘溫的身軀倒到身上，灰髮被染的鮮紅，卻還用僅剩的一口氣叫自己快逃。

雙眸盯著從索利右肩延續到左腹的大傷口，楊依嫻靠著後頭的門緩緩滑落、跪坐在地上，沒看見早就消失的兇手，沒聽到蒙達的呼喚。最後，楊依嫻不知道自己何時昏倒在滿室血腥味之中。

依稀記得，自己夢見了戰爭。

屍體堆積在創世紀大樓的每個角落，血則沿著牆壁，從最上面流下來，淹沒了下方的樓層，無論是中立區還是特別區都無一倖免，老人、男人、女人、小孩，全部都不再有生命，只剩她獨自拼命的向上跑，最後停在一扇黑色大門前。

在她正猶豫之時，門打了開來，從裡面倒出兩具熟悉的屍體——

「不！」

猛然從床上睜開眼睛坐了起來，女人大口的喘細，拉起身旁被子將自己裹緊，不停的發抖，房間中昏暗到不行的光芒更讓人驚慌。

「楊依嫻小姐？您醒了？還好嗎？」被慘叫聲吸引過來的是個男人，他淺色的眼珠的和白色的短髮有些眼熟。「我是裏龍，您還記得嗎？蒙達殿下的護衛。」瞧見楊依嫻眸中的恐懼，裏龍試圖放輕鬆聲調柔聲道。

「阿龍……」定下心神終於認出眼前的人，楊依嫻稍稍退去了點害怕，問道：「這裡是哪裡？蒙達呢？」

「殿下帶小姐離開了中立區，回到我們的領層內了，現在殿下……」說到這裡，裏龍頓了一下才面帶難色繼續，「正在和陛下與眾臣開會。」

「開會？」楊依嫻喃喃重覆著。

「嗯。」

「告訴我，開什麼會？」她揚起頭來看著他，問道。

「這——」

「阿龍，告訴我。」

裏龍看起來有些許為難，想說又不知道該不該說。「這，索利殿下死了……創世紀遺族那些人，尤其是那個叫布巴的侍衛，他認為是蒙達殿下殺了他們的皇子，要血債血還，要求我們交出蒙達殿下，但陛下不想交出殿下，所以——」他頓了下。

「開戰了。」

夢中的場景，成真。

第八章

〈爭執與掙扎〉

無法跟妳說人生的路都平安順遂，
不過，在風暴來襲之時，
我會握著妳的手。

*

「父親，請不要開戰，這件事情可以和平處理的！」

大廳中，蒙達正與坐在中央位置的王抗爭。

這是間滿佈迴路的房間，不大，中間張原形的桌子坐滿了人，每個人前頭都是一些漂浮在空氣中的文字以及圖片，而整個室內的光源就是靠這些資料在支撐。

「處理！你說和平處理？你未免也太天真了！蒙達！」坐在與蒙達斜對角的王，也就是現任魔族的領導者——蒙克·薩明瑪臉上帶著不悅，「真不知道吾當初為什麼要放你出去外界念書，回來後就盡想著這些傻念頭！」他望著眼前的兒子，心中既後悔又擔憂。

「這不是傻！本來就應當如此了！」蒙達眉頭皺著回嘴，不能理解父親為什麼一直聽不懂自己想要表達的事情。

至於兒子的想法和做的事情則是讓蒙克幾乎要大吼：「這就是傻！你堂堂皇子竟然跑去貧民樓層和戰前樓層亂晃，還帶了個來路不明的外界女人回來核心区裡！」他按捺著脾氣不想在眾臣面前失態。

蒙克並不是不歡迎外界的人類的來到，畢竟他都讓唯一的兒子去到外界了，只是，這種劍拔弩張的時機完全不對，他曾時敢將人民的安危拿來開玩笑？可身為皇子的蒙達卻這樣直接把人帶來核心区，連一句話也沒有告知。

聽到父親的話，蒙達的臉色忍不住難看了起來，聲音也大了許多：「那叫做和平前線！不是戰前！說過多少次了您到底有沒有聽我說話啊？」他站了起來，又補上一句：「還有楊依嫻才不是來路不明的女人！」

——重點不是那個！蒙克簡直快昏倒。

「就算來路有明你也不能這樣大辣椒的帶她回來！」他終於吼了出來。

父子兩人在群臣的靜默與吃驚間互相怒視，兩人都是首次如此失常。

「亞璽奴說她是開拓命運之子，也是你兒子我的英雄本命。」搬出了曾經是大祭司的亞璽奴所說過的話，蒙達轉冷。

當初，他困惑於自己未來、與初晤楊依嫻的身驚訝而跑去躲在拉薩的她，沒想到楊依嫻也同時來到了店中，讓他不得不躲到後頭的內房，亞璽

奴就是那時跟他說明他和她的命運已經分不開。

不過，蒙達不說還好，一說讓蒙克火再冒三丈。「又是那個瘋女人！」他的語氣近乎憤怒，「你相信她說的話？什麼和平什麼解放之日？要不是當初他在那裏妖言惑眾，鼓動我子民和那些遺民毒蟲互相交流相處，我又何必將她趕到外界去！」

「她說的是真實！」冷道。

「可好可好，好生吾兒！竟然為了個江湖術士和外界女人對吾大小聲，什麼開拓命運，如果真是，又怎麼她才一出現索姜那臭老頭的兒子就被殺了？」被兒子這樣反駁幾次，蒙克幾乎要站不住面子，大吼了起來。

「你問我問誰？反正有人想挑起戰爭您不懂嗎？」

「你父親眼睛還沒全瞎！警示延線已經把對方要開戰的消息捎過來了！」

「可以不要打！把我交出去啊！」

「你這臭小子不但天真還很沒良心！竟然要做父親的把兒子丟到惡徒手中！而且這仗要是可以不打，吾等早就幾千年前就握手言和了！」聽到蒙達有些賭氣的話，做父親的他簡直要氣瘋了，也不想隨口說出的話語在父母心中聽起來多痛，「有本是在那裏大小聲就去想辦法平和戰爭啊！等做到了再跟吾說嘴。」蒙克吼道，臉部表情扭曲。

「反正這仗您要硬戰就是了！」

「這不是只有吾的意思，是大家的決定！」

——大家？蒙達滿臉不屑的環視了圓桌的眾臣。

「哼！大家？笑死人了，就不過是堆臭老頭臭老太婆在這裡蠻橫——痛痛痛！」

後背傳來的痛覺，讓他轉身看去。

裏龍與楊依嫻就站在自己身後，手還是半舉起的，而攻擊自己的則是披在她身上的外套，只見她生氣，卻有些無力地指責：

「不可以這樣跟爸爸說話。」

「妳——」蒙達的表情頗為精彩，他的嘴張張合合卻說不出話來。

楊依嫻嘆了口氣，走向前撿起外套，裏龍仍扶著她。「你爸爸是擔心你，你怎麼可以對他大吼道叫？」她疲憊的說。

「我受不了啊。」壓低聲音，蒙達心神定位後，不經思考順勢伸手接過裏龍扶著的女人，揚起眉毛，「誰叫那老頑固都說不通。」他念。

「你不要用這種口氣。」緊抓著他的手臂，熟悉的感覺讓楊依嫻的腳稍稍停止顫抖，也能站直了些，「這樣你爸爸會很難過——」

「他難過？他只會想叫我不出事好來接他的位置。」

「你怎可以這樣說，他是你爸，當然會這樣希望——」

「兩位可以先停止一下嗎？」蒙克提高聲量打斷了兩人，並用一種不敢置信的表情望向蒙達，眼神再飄過定在楊依嫻身上。

——這女人……

「誰管你！」「伯父，不好意思。」

「妳幹嘛對他那麼好？」蒙達揚聲。

「你這臭小子！」

「伯父，請您不要生氣，蒙達只是——」

「妳這外人不要插嘴。」

「你這臭老頭！」

眼看三人要陷入無止境的吵架輪迴之中，這時圓桌的右側傳來了一道聲音，打斷了他們的對話。

「陛下，您還記得“病毒”嗎？」

聽到聲音，楊依嫻一震，連忙朝著音源看去。

儘管長像與聲調變得成熟，但這聲音和那相貌，不是當初在八角街拉著自己孩子嗎？楊依嫻驚訝到不能自己，正要開口，卻看見那人暗中比了個噓的手示。

「陛下，」那人說道，並離開自己的位置走向蒙克，「那時候大帝有留下了可以破壞這一切的病毒下來，不是嗎？只是大帝也留下囑咐，說必須需要正確的人來使用——」他頓了一下，接著露出了堅定的面容道：「臣認為這位女士就是那個人選。」

一語既出，眾人屏息，包括蒙達。

而不知到過了幾刻後，王才緩緩開口：

「大祭司……您確定？」蒙克的神情已經沒有剛才的憤怒，倒多了無奈。

「臣確定。」

被喚作為大祭司的男人點點頭，沒有一絲猶豫，但蒙克還在遲疑不定。

「這——」

「陛下！陛下！」外頭傳來了呼喊聲與警戒用的鈴聲。

「那些人來了！！！」

一級警戒的鈴聲響起，代表已經有的人超過中央區，來到魔族的領區之中了，這種緊急危難中，蒙克也只能將重責大任交付給身為皇子的蒙達，「——好吧。」他嘆了氣，終於鬆口。或許，他早該要放手了，兒子早就大到可以自己思考自己的事情了。「蒙達，為父的就相信你，去轅極軒吧。」

他說道，並將掛在胸口的鑰匙交給大祭司。

「父親。」蒙達望向父親，父親瞬間蒼老十倍的面容使他心頭浮起沉重的感情。

——這人就是從小養育自己到成人的父親，這就是一直以來不斷用規定限制自己、卻又不斷為了自己打破規定的父親。如果自己有了那個能力，他非常想要替父親做些甚麼。

常久以來，蒙達就希望自己可以替父親帶來和平與富庶的王國，只是他不會表達，又覺得父親不會懂自己的想法，矛盾之間，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但是，還有機會挽回的，所以他這次鐵定要成功。

「一切都交給你，吾等會率兵在此替你們掩護，你的侍衛兵帶著吧。」蒙克說道，並仔細的、認真的將兒子的臉孔印在腦海中。

蒙達點點頭，只簡短的答了一句：「不負眾望。」便示意楊依嫻跟上，並在經過裏龍身邊時低聲交代：「保護好父親，等戰況穩定再來找我」

「瞭解，殿下。」

這時，大祭司踏出了會議廳的大門。「殿下，請往這裡走。」

穿過了錯縱複雜的走道，兩人跟在大祭司身後，看著他扭開了刻著魔足大地標誌的門把，又將鑰匙插入了正中央的鎖孔之間，只見厚重的合金門應聲開起。

在門後的房間中央，豎立著一塊圓柱體形狀的檯子，上頭擺放著類似墜飾的金屬片，大祭司提起脚步上前在台面輸入了密碼，將保護的玻璃外罩開啟，取出了墜飾。

「這就是病毒，只要置入主電腦即可。」他說，將金屬墜飾交到了蒙達的手上，而蒙達接過後帶至脖子上領首示意，轉身就要離去。

而楊依嫻卻停下了脚步，看著臉上帶著溫和表情的大祭司，問道：「請問——」

還未問完，對方就只有微笑著打斷她的話：

「佛曰，不可云。」

「走吧。」蒙達回頭牽起楊依嫻的手，淡淡說道，又等了會，楊依嫻才放棄追問與蒙達同時離去。

跑離中央樓層一段路後，蒙達照舊握著楊依嫻的手，怕她會跟不上自己的步伐。她選擇較少為人知的幾條頭梯與升降區，跟後頭幾名侍衛不發一語的緊追隨主人的脚步，不鬆懈。

通過第五個階梯後，他們來到戒嚴區前線，這時楊依嫻才稍喘的開口：「蒙達，他到底是？」

緩下了脚步，蒙達卻沒看向她，只繼續望向前方說道：「妳在八墘街時有遇到過亞璽奴吧？我有提過她是我們以前掌管儀式的女祭司，妳也知道她因為提倡兩族和平被驅逐到外界，而那個大臣……咳。」他不自然的咳了聲，才道：「他是她的愛慕者，所以一直外界內地這樣跑。」

「原來如此！嗯……欸？等等——你怎麼知道我去過八角街？！」

「對啊，為什麼知道呢？」

稍微恢復了一點先前的欠打口吻，讓楊依嫻忍不住又拉過蒙達的衣領面對自己，提高聲量：「蒙達，你不要——」卻看到他的眼神一瞬間的緊縮而收聲。

不等楊依嫻說完，蒙達戾地大吼：「雷彈！小心！」並將她揣到懷中向旁邊的隱蔽處撲過去，剎那，她只有感受到異常的熱氣即全身倒束的毛髮，而在爆炸後的煙塵，還有餘下的雷電絲線霹靂啪啪的蔓延在整個樓層中。

所有事情都發生在一瞬間，等女人回過神來，從蒙達懷中掙脫後，就見到眼前都是稍早跟著他們的護衛屍首，動也不動，或是只剩下一口氣在天上抽搐。

這時，楊依嫻看到蒙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上躍去，並從某個牆壁隔間內用力拉出了一個人，另隻手劃過腰部，而閃光的殘影掠過的剎那，

那人就發出長長一聲哀嚎摔落到地，原來是被蒙達砍去了四肢。接著，他又走回還在殘喘的侍衛身邊，跪下，雙眼凝視著她，唇動了幾下不知道說了些甚麼，隨後一刀沒入護衛的脖子。

侍衛斷了氣，蒙達這才闖起她的雙眸，起身，面部沒有表情。

楊依嫻沒有親身經歷過戰爭，就算有也只是在夢中。

如今在記錄片中的慘劇就在眼前發生，要不是蒙達拉住自己向後躲掉敵對方的砲彈，或許那具屍體、或那斷掉雙手雙腳在地上爬行，拖曳出長長血痕的人就是自。

「沒事吧，小心點，戰場裡的大家不是懦夫就是瘋子。」蒙達說道，收起武器要握住楊依嫻的手，她下意識想躲，卻被緊緊抓住。「別被捲進去了。」他說，想帶著她早點離開危險的區塊，並持續向上爬去。

途中，楊依嫻原想掙開他的手，卻向上看到他抵死緊的唇，與雙手微小的顫抖還有撇開同伴屍體的目光，讓她停下了動作。

這一切來的並不突然，早已腐蝕了千年萬年來的平衡，戰爭一觸即發導火線燃燒著，而人們還假裝視而不見，結果讓他們連停下吊唁死去的同胞都沒有機會。

——蒙達裡當是最痛苦的人，這樣的念頭在楊依嫻腦海瞬間飄過即逝。

是應該要給他支持與鼓勵吧？她想，可是她卻無法多花心思去安慰或是說出什麼話語，因為此刻，她連自己的雙腳都無法控制，心中的害怕恐慌無法激起任何人類該有的良知，或是給予對方支撐的力量。

——原來，一個人的力量是這樣的渺小，而自己又是如此的無能。

她只能盯著眼前握著自己的那隻手。

蒙達沒有感受到女人的心思，只有說道：「走吧！我們要想辦法往上。」

千聲萬苦、躲躲藏藏，終於前進到了中八錦的入口，一路上已經有不少對方或者是己方的屍體，證明戰線已經快速的向前推進了，現在只要能得到他外頭的戰前飛行器停放處，他們就可以一路沿著大樓飛行攀升，這算是最快到達頂端轆極軒的路線。

就在他正規劃著路線時，手上突然一陣用力拉扯，他回神望見楊依嫻向後退去，顫音道：「我不要去……」

聽到她的話，蒙達的臉露出一絲錯愕隨後又抹去，並問：「妳說甚麼？」

楊依嫻尖聲了起來：「你也不要好不好！拜託你不要去！」想到夢中的場景——從門後倒下了正是索利和蒙達兩人的屍體，其中索利也早離他們遠去，一想到這裡，她極度恐慌。

女人異常尖細的聲音讓蒙達擰起眉，「妳說這話也太不像妳，我是皇子，當然要為人民盡力，我們要停止這場戰爭。」他理所當然的說道，說完又試圖繼續拉著她前進。

看到對方還不理睬的態度，楊依嫻終於猛力甩開對方的手，崩潰大吼：「什麼叫我們！不要隨便把我拖進去！這是會殺人、也會死啊！你沒看到剛剛的護衛們嗎？你剛剛不就殺了那個人嗎？」

「當然是我們！當初陳隆峰教授將照片交給妳時，妳就已經拖不了身了！」蒙達也忍不住提高聲量回吼，他重新拉著她通過了已經停用許久的關卡，「才不會死！有我在保護妳，有甚麼好怕的！」他繼續吼道，並走向停機板，可是，女人虛軟的雙腿再也支撐不住自己身體的重量。

她跌跪在地上，顫抖。

「我……怕。」

火光四起，主樓的氣管綿延爆炸了幾層樓，幾萬年累積下來的怨念與仇恨，在廝殺中被釋放出來，化作兩族族人的屍體與鮮血。

幾名魔族皇家的眾侍衛延著秘道到平台，找到了蒙達，看著自家主子，嘗試叫喚他：「蒙達殿下……」

「閉嘴！給我滾回去保護父王！」可蒙達只有大吼，並轉身蹲下來，用力握住滿臉驚恐的女人的雙肩，狠狠的搖晃起來，「楊依嫻！你這女人該死的給我站起來！」他用沙啞的嗓音嘶吼著，並用力的想將楊依嫻從地上拽起來。

「我……我不要……好可怕……」

「可怕？」看到女人的反應，他繼續吼道，試圖抗拒四周的轟炸與碎裂、哀嚎與尖叫，戰爭速度蔓延之快，已經將整個中央區都陷入戰火，「平時那個妳呢？平時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妳呢？」他質問道，巨大尖銳的撞擊聲摩擦著他敏感的聽覺神經，兩族族人殺紅眼的電磁泡在空間中交會，並奪去性命。

「不要……我想回家……」

「既然想回家，就勇敢點！站起來去面對妳的命運！」他啞道。「和我一起去打敗那個元兇！」

楊依嫻卻抖音抖的嚴重。

「可是……我又不是……不是甚麼偉大的人……這也根本不關我的事情……」

甚麼拯救這個世界，她只不過是受老師之託，然後加上一點好奇心而已啊，怎麼會變成這樣？

索利飛濺在她身上的血還溫熱，她甚至還可以感受到自己指尖溫暖卻黏膩的血液與體液，還許多顆被挖出來在地上踩爛的人造眼珠。

「楊依嫻！」看到女人顫抖的縮在地上，一股比原本更強烈的怒氣竄上心頭，蒙達忍不住咆哮了起來。「甚麼叫偉大？什麼叫不關妳的事？妳那雙肩膀難道沒有去支持別人的力量嗎？」吼到一半，他眼光忽地掃到後頭有幾個從樓上外頭跳下，向自己跑來的工兵，連忙反手是放出能源衝擊波，擋住了攻擊順帶利用高頻率的聲響波動將他們震的頭痛暈眩，一個個倒地。

看到暫時沒有危險逼近他們，蒙達才又回頭說道：「給我堅強一點！妳想要更多人死掉嗎？」並繼續質問：「妳若不堅強……」

「誰來替妳勇敢？索利嗎？」說到這，他的聲音轉為怒喝，語氣中的憤怒近乎狂暴。一想到到了死去的老友蒙達的心就像被刺穿的疼痛，他永遠會記得他在自己懷中嚥下最後的呼吸。

他大吼，邊拽住女人的衣領：「他已經死了！他已經替妳死了！」

被毫不留情戳中痛處的楊依嫻壓過了害怕，終於甩開蒙達的手大聲的尖聲的叫了回去：「蒙達！你這個天殺的王八蛋——」

「我是王八，妳就是連我這個王八一半勇氣都沒有的烏龜！」不理會女人的火大，蒙達更大聲嘶吼的打斷她的怒罵，雙眼中放出熊熊的烈火。「給

我站起來！就當是我私逼你的。」說完，他伸出手。

「給我站起來。」

兩人對望著，蒙達深藍色的眸子被紅色的火光染成紫色。

——她其實是知道的，故事裡的英雄都是這樣的，就算眼前的人與自己無關、即使是被牽連進去戰爭之中，他們仍然會克服一切。彷彿過了幾個世紀那麼長，楊依嫻才緩緩伸出手，放上眼前那隻手。

那隻手沒有很大，也不溫柔，上頭都是傷痕與使用高能電磁造成的焦炭，卻是溫熱的。

「走吧。」

他們必須去把位在頂端的操控這一切的轆極軒內異常的程式繼續運轉，並且將原本的限制程式給消除掉，還有最重要的，防止創世紀摩天大下的坍塌。

蒙達終於不再吼叫，只是冷靜的說：「到頂端。」

非常用力地抓住楊依嫻的手，像是想給她力量一般，蒙達從奔跑跨上了傳輸板直到升降到飛行機停機坪前都沒有放開她，而在隨便選定一台飛行機後，他便將她推上了飛行機的副駕駛位，接著躍上駕駛座，並將手放上了儀表板啟動了飛行機，然後快速的推動儀表板上浮出來的駕駛指令，並將它們重疊在一起，一面他將手上僅剩的電磁力都注入機器內。

「抓緊了！」在七個能源顯示燈中最後一道光束也出現後，蒙達提醒楊依嫻，接著他雙手猛然一揮，飛行器就這樣猛然拔高竄升。

「目標，頂端轆極軒。」

「到底要怎麼才能毀掉轆極軒？」楊依嫻一邊吼著對抗吵雜的風聲，一面死命抓住蒙達的腰，以免被強勁的上升氣流給拉落至地獄，因為這台飛行機的防護罩已經損毀，讓兩人只能用這種危險的方式駕駛著它。

蒙達也提高聲量回應：「聽說只要注入超過他上限的能量進去就可以了，或是這個。」他騰出手拉起胸口上的墜飾。「這裡有病毒，只要把他們連接起來就沒問題了。」

說著說著，見到他放在方向面板上的手指又拐了幾個彎，讓他們得以閃躲掉橫在眼前的鋼筋柱。後頭諾大的轟炸聲還在，讓楊依嫻忍不住扭頭向後看去，而她這一望就看見了有幾台不同機型的追蹤飛艇竟在他們的後頭，從白色與灰色的濃煙中竄出。

「蒙達！後面有人！」她喊道知會前面的駕駛員，眼神繼續盯著後頭的來人。

「嘖。」果然還是要固體磁石才可以嗎？瞥了已經熄掉超過半的能量燈，蒙達不悅，只是一個反手就讓方向板移動到了機尾，並且撐起身子一轉讓自己呈現和楊依嫻面對面的姿勢。

「你幹嘛啦！」後者回過頭來馬上尖叫。

「別吵。」蒙達不耐的隻手壓下擋住自己視線的栗子色，並在面板上打開了螢幕視窗讓自己能看見後頭飛行的路線，又一邊啟動了能源回收彈，

那是種可以將吸附能量的儀器，但需要極為精準的接觸到目標物，否則他會將所有掃過地方的能量——無論是何種形式的——吸收殆盡，所以蒙達必須十分的專注在控制上頭。

可是——

「蒙達！前面有柱子！」

「我有在看。」忍耐。

「蒙達！還有刊版！」

「我知道。」再忍耐。

「蒙達——」

他終於忍不住咆哮：「不要吵，妳是不知道有自動駕駛嗎？讓我專心一下是會死啊？」

真是的，自從遇到這個女人後，自己脾氣真是愈來愈差，蒙達心情不是很痛快，便在吼完的下幾秒內衝著這股怒火一口氣瞄準了三架飛行機的推進器，就猛然發射了能源彈，而被擊中的飛行機能源燈立刻黯淡了下來，並朝下方墜去。

對方的怒火讓以相當奇怪姿勢縮在蒙達懷中的楊依嫻只能閉嘴，並繼續嘗試將頭伸出擋住她前方視線的側腰，想要看清楚前頭發生的事情，可是又因為過度強大的風速讓她忍不住又縮到了蒙達懷裡。

將近十分鐘超速的飛行後，蒙達終於將方向控制面板轉回前端，眼見上頭能源顯示表已冒出了紅色警訊，顯示出只剩下不到百分之五的能量支撐機體，至於剩下兩個能源燈也用令人驚恐的速度黯淡。

見此，蒙達擰眉手撐住座椅，「快到了。」他說，示意楊依嫻先放開自己一下，再度將身子轉回正面。

「抓緊，我要加速了。」

語畢，他剎那間將速度催至最高，並側機身穿過兩道平行的支撐柱，只見寫著停機的指示燈就在眼前，此刻，最後一個燈光完全熄滅，喀喀兩聲伴隨著軟弱的渦輪、緩慢下來的機身，楊依嫻緊張的神經拔竄至最高。

「蒙——」

「把嘴巴閉上。」打斷她的呼喚，蒙達只是吩咐：「抓緊我。」並一手固定住楊依嫻抱在自己身上的手，另隻手則是抽出身後的電鞭，向飛行軌道旁的欄杆揮去，猛力一拉再瞬間收短鞭子長度，而兩人就這樣借著慣性作用力和鞭子朝旁邊的運輸梯撞去。

途中，楊依嫻不離身的照片伴隨著失去動力的飛行機，緩緩下墜到無止盡的深淵中。

蒙達盡可能將女人護在懷中，用力抱緊楊依嫻讓自己先著地，可是強大的撞擊力道仍讓兩人皆吃痛，滾了好幾圈才因擋牆而停住。

「沒事吧？」努力回復暈眩的目光，蒙達撐著旁邊的鋼管站了起來，順勢拉起地上的楊依嫻。

壓住痲痺疼痛的右手肘，她卻只是搖搖頭，「沒事，好險衣服很厚。」她知道，眼前的男人受到的痛苦鐵定比自己還要多，但他仍然挺起胸膛，拉著自己說道：「走，往上爬幾層就到了。」

楊依嫻望著他，心中突然湧出一股強烈的衝動。

只是一種感覺。

——我想要幫助這個人，我想成為他的支柱。

「好。」她堅定的點頭，決定仰賴這種情緒衝動，跟上了蒙達爬上樓梯的腳步。

第九章

〈終焉之戰〉

每個人都有自身的命運要面對，獨一無二。

*

兩人爬了三層樓梯，一路上他們避開了兩三組巡邏人員，楊依嫻跟著前頭的男人踏出了左邊廊道最外側的門，在門右邊的鐵架上有攀登式的梯子讓人可以從這裡爬上去，兩人一前一後的攀上垂直峭壁的鐵架，下頭是無止盡深淵，伴隨著上升的熱風與喪失生命靈魂的怒吼。

三四十層的梯子現在如同三四百階長，楊依嫻不敢向後看去，只管拼命的向上抓緊每一條與踩穩每一部腳下的欄杆，而年久未使用的欄杆也因為洞穴內的濕氣造成有些鬆脫。階梯的盡頭是一塊寬敞的停機坪，上頭有許多突出的圓形機械台停放著數台飛行機，目光再穿越這些飛行機，後頭有扇看起來像入口的門。

蒙達拉著她躲到其中一個停機圓盤的陰影下，說道：「先在這裡等。」說完，微微移動身軀，在遮蔽的空隙中不斷朝入口瞥去，而順著他的目光，楊依嫻也小心翼翼的偷偷瞄了幾眼。

這一看，她看見了半透明人形物，上面有標顯著奇特的圖案，就跟那時浮現在照片上的一模一樣。

藍紫色的半透明身軀中似乎能看見運作的程式還有各種的頁面和軟體裝備，在頭部的部分更是顆快速旋轉的半透明球，不斷閃爍出紅色的光芒，至於身邊的部分還有一些她在創世紀移民宮殿中看到的文字環繞著它。

「那是甚麼？」她瞪大雙眼。

「是護衛，轅極軒的防衛軟體所造出來的巡邏兵。」再次扭頭從停機板間的縫隙中觀望，蒙達解釋道：「他們會偵測電磁場一定數值範圍的活體，用來清除靠近這裡的閒雜人士。」

「他們很強？」

「夠強了，之前我父親的第十五師軍團被他們短短數天內全滅。」

聽到了對方的話，楊依嫻差點忘記要低聲：

「那要怎——」

「可是，妳不一樣！」打斷了女人的擔憂，蒙達雙眼炯炯有神。「妳體內的磁場量與我們都不同，不在他們可以偵測的範圍內，陳隆峰教授替我們證明了這一點，可是他身體卻無法承受這裡的環境……」

「快去吧，他們無法偵測到你的存在。」他嘴巴上這樣說著，卻仍不著痕跡持續的將她護在身後。「妳沒有我們的體質，卻又可以忍受的這樣艱

苦的環境——」

「所以，才是我嗎？」楊依嫻有些茫然地問道。

——為什麼？我會身為開拓命運之子？

「是。」簡短的回應，蒙達瞥了眼往這裡聚集的半透明護衛，心想果然掃描程式已經發現了自己的存在，「快去。」他連忙又催促，這回終於將她推到了身前。

回頭，望向了蒙達暗藍的雙眸，楊依嫻腦中只剩下一片空白。

這個瞬間，她記得自己有話想說，卻忽然說不出口來。

「蒙達——」

——想要謝謝這個人。

而毫無預告的，蒙達露出了當初剛認識時候的那個微笑。

「有話回來再慢慢說，快去吧。」他輕聲、卻不容置會的說道，並將掛在胸口裝有病毒的磁碟墜飾和通行卡交給她。

「密碼是“耀”，就交給妳了。」

點點頭、閉上眼睛，楊依嫻衝了出去，直到感受到四周微微使人戰慄的氛圍撩起她的寒毛，她才睜開眼發現自己已經從護衛程式旁通了過去，那些護衛完全沒有發現楊依嫻的存在，只一味往蒙達隱藏的地方飄去。

不能回頭，她只能將帶著病毒的墜飾塞進懷中暗袋裡，用力奔跑進入了廊道之中。

通過長長的走道，一路隨著她腳步明滅的白色燈光、有些老舊的白色長廊使人惶恐，眼前緊閉大門後就是結束這場戰爭的關鍵，而就在她伸手拿出蒙達給她的通行證要進行密碼驗證時，後頭些微的空氣流動讓她猛然的回頭。

是張臉。

是張開始一切的臉孔，佇立在她身後。

「是你。」握緊胸前的護身符和手中的通行卡，楊依嫻抿著嘴，顫聲。

「楊依嫻小姐，好久不見。」對方淺淡的笑著。

男人，正是當初帶著她去見被囚禁的陳隆峰的那名醫療員，當他看到女人吃驚混雜害怕的眼神時，他笑著嘆息：「只可惜馬上又要跟您說再見了，就跟教授一樣。」

此話使楊依嫻心中的恐懼急速升高，懼怕又讓瞳孔放大，「你對陳隆峰教授做了甚麼？」她抖音。

「做甚麼？」那人又輕笑出聲音，「我只是讓他不要那麼痛苦而已。」頓了頓，他又補充說道：「包括索利，他們現在都已經在神佛的懷抱中安眠了。」

「是你殺了索利……」楊依嫻如受到當頭棒喝，真相使他差點尖叫出來：「原來，都是你！」

「為什麼！你為什麼做這些事情？」

「陳隆峰教授擅自闖入這裡打破平衡。」毫不猶豫的回答楊依嫻的困惑，男子表現的蠻不在乎，彷彿一切理所當然。「我們應該要繼續追殺魔族的，他卻站在他們那邊，甚至說甚麼和平——」

講到這，他不屑的噴了口氣，轉而狂笑著，「哈哈哈哈哈，和平？你們人類自己也知道欲望和貪婪交錯下，就根本不會有和平這兩個字吧？」邊一步步向顫抖的楊依嫻走去，這次，楊依嫻完全無法逃開，甚至連移開看著男人逐漸轉黃的目光都無法。「不過我真沒想到，逼著他回山上他竟然還能活著，雖然身體飽受高電磁之苦，他卻仍然活著，甚至還拍了相片。」

他邊說邊走到了女人面前，頭一歪，彷彿在思索：「至於您，我原本以為將那群畜生趕到山下製造出電磁風雪能讓您死在雪山上的，還有尖嘴獸，竟然也讓您得救了，至於索利殿下……我更不懂了，明明是在遺族家系統的教育下，竟然會跟魔族頭子成為朋友，該殺。」說完，他微微一笑，彷彿奪取性命只是件再普通不過的事情了。「遺族血必須要尊貴，要一致，我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

就為了這樣？原來她們一路上所發生的事情都不是意外嗎？聽到這裡，楊依嫻一陣昏眩。

就為了自尊、為了堅持、為了驕傲？所以他們必須死？千千萬萬年來相互纏鬥、死戰的理由，而這男子又是以甚麼樣的身份、甚麼如此堅強的信念完成這些殘忍的事情？

踉蹌地後退了好幾步，楊依嫻的腿險些癱軟，原本萌生出來的勇氣又瞬間被扼殺殆盡，僅剩下握在手心的鑰匙和掛在胸口的餘溫能支撐自己。

「楊依嫻小姐，現在，我不可能讓您去破壞掉主控電腦的。」迷樣男微微一笑，只見他手上發出了藍光，並迅雷不及掩耳的扼住她的咽喉。

「請您去死吧。」

「唔！」連尖叫或逃跑都來不及，只能感受到被壓扁的氣管已經沒有任何空氣可以進入肺部，哀嚎的肺泡間接告訴自己。

我不要死！她這樣想，手腳猛力的掙扎揮動，卻對男人沒有任何影響。

逐漸放大的瞳孔中反映著天花板閃亮的藍綠色光芒，楊依嫻並非首次接近死亡，卻是第一次孤身的面對。

我不要我不要！

「你可以衝著我來，不准攻擊她！」

被擠縮的肺直到一聲吼聲伴隨閃光擊向男人後瞬間得到解放，只見男人鬆了手讓她掉到地上，自己則是跳開原地閃過了這一擊。

「咳咳。」突然得到紓解的反作用力讓楊依嫻乾咳了數聲，而她嘗試在暈眩的目光中搜索熟悉的身影。

——是蒙達？他突破護衛機了？

不過對於這個插曲男人似乎並不驚訝，只是優雅的又找回平衡感，「看來主角是來了啊。」他笑著，望向撐著走道入口的牆壁、灰頭土臉還跛著腳的蒙達。

——還是受傷了！

等著清楚狀況後，楊依嫻連忙尖叫：「蒙達！不要過來！」

「看來主控台開始不行了，讓護衛的程式連一個小毛頭都擋不下來啊……」搖搖頭，男人嘆口氣看著滿臉驚恐已跪坐在地的女人，惋惜道：「只

能先饒過您了。」他又嘆了口氣，說道：「反正沒有「鑰匙」也打不開最後那扇門的。」

「依嫻，快走！」看著不動的楊依嫻，蒙達連忙大吼，聲音相當嘶啞，他完全沒想到竟然會有這麼一號人物存在，要不是護衛機出現幾秒鐘全體當機，他恐怕無法即時趕上這男人對楊依嫻的滅口。

聽到了他的吼聲，楊依嫻這才如夢初醒，連忙撿起掉落的通行卡、奮力撐起身子半托行半爬到門口的控制台輸入密碼，刷了卡片，並在門才開啟到一半就擠了進去。

「哈哈哈哈哈，跑吧跑吧！千萬不要被夢魘魔給抓住了啊。」

狂笑著楊依嫻狼狽的身影在門後消失，男人這才轉回身來看向蒙達：「來吧，蒙達殿下。」他笑容一斂，雙眼中不是活人的情緒。

「替您的朋友復仇吧。」

跑過長長上坡的走道，楊依嫻看著四周滿滿的管線與集電裝置都通往一個方向——就是眼前的盡頭，不禁加快了腳步。而愈跑她愈感覺的肺空氣的稀薄，並且氣溫不斷降低，連喘氣都可以凝結成白霧。

但即使如此，這數十分鐘的奔跑她都不敢停下腳步或鬆懈心神，只怕一停下就再也沒有前進的力量，也怕有甚麼其他的東西突然出現在自己身後，直到兩旁漸漸弱化的燈光被一扇巨大的門給截斷，她才緩下腳步換氣。

是一座幾尺高的大門，而除了門之外，甚麼都沒有。

眼前這門的材質與打造出腳下大樓的素材不盡相同，銀灰色卻帶點藍色的光芒在昏暗中更加顯眼。至於門板，上頭滿是繁複花紋的刻槽沒有其他類似鑰匙孔之處。

——沒有鑰匙孔！

楊依嫻心中開始哀嚎，並快步走近後將手壓上想推動大門，可只見她觸碰地方的花紋瞬間量起警戒的紅色光芒，這讓她立即收手。收手的剎那光芒就馬上消失。

「這扇門要怎麼開啊……」她後退了一步，喃喃道。

楊依嫻張望四周，希望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除了拿出先前的密碼卡在門上戳了數下還拿出懷中的病毒墜飾做了相同舉動，連旁邊岩壁上每個燈條她都戳按壓擠了幾下確定沒有暗藏的開關，甚至鬼吼鬼叫了過去所看之傳說書中所有可以開門的話，都忘記這裡是亞洲怎麼會出現英文字彙。

在過了一段不短的時間後，她無力的跪坐地上，心中滿是挫折。

就在眼前了，蒙達他們幾萬、幾千年來的宿願，就在這扇門後，我卻被擋在這，想到這，楊依嫻又氣又怨。

良久，她向上望去。

這一望，她赫然發覺，整片牆上的花紋如同瀑布都向下匯集到相同地方，而她目光持續往下發現在門底端前的地板，便是這些花紋的集中處，也就是自己腳踏之地前方，在那裡，有片形狀奇特的小方形鐵塊。

找到了？心中有股直覺，楊依嫻伸出手按下那片鐵塊。

小鐵片喀一聲地進入地面。

在它卡進地面那一刻，藍綠色的光就從它所在的中心爆發出來，延著花紋的線路由下而上的擴散至整面牆，形成一幅美麗的圖案，將四周的岩壁與牆壁都照耀的燦爛。

——成功了！

在想歡呼的同時，楊依嫻旋即吃驚的發現整座大門竟然以小單位慢慢消失轉動隱入兩旁的牆內，彷彿流動的藍綠長河，流去。轉換使她愣了會才回神想起自己有任務在身，趕忙提起步伐往門內跑去。

室內的空間很大，目測有高就有三十公尺，而全部以石塊砌成的地板與牆壁和外頭的景色截然不同。在房間的正中央有擺著一架由地板延伸到頂端的天花板的儀器，只見集電管路和線路從八方匯聚到它的根部，並且有許多的支撐架在他的旁邊，或高或低的維持著他的穩固。

楊依嫻朝它走近。

——這想必就是傳說中的中央電腦。

在半個人高處有圍繞其一圈的浮空鍵盤，而多個圓柱形的鐵管與金屬組成了他的本體，彷彿刻粗壯的大樹直通天際，或許二十個人張開手臂都還無法還抱它，而在表面也可以見到主幹系統內頭流竄的電力與資訊軌道。

「就是這……」她跨了最後一步到中央電腦前面。

這時，只見她所站立之處從地面向上升起一片站立板，將她舉起來到了末約兩層樓高之處停下，她完全不敢亂動，只敢直挺挺的站著，站立板接著沿著橫向的方向又繞了半圈到了電腦的背側，那裡有個輸入密碼的小面板，楊依嫻快速的再次掏出密碼卡插進上端的縫中，並輸入了密碼。

跟大門的狀況相同，輸入密碼後主機根部處傳送了藍綠色的光芒一路到頂端，並且出現了一個聲音，迴盪在整個轅極軒之內，和回音交錯。

「\$%#@#37001%&*#」

那是個說著不是藏語也不尼泊爾語，不是魔族或是遺民中的任何一種語言。

它美麗而莊嚴。

卻無止盡的壓迫感。

「\$%#@#」

「不！」楊依嫻慘叫。

這次可不是按個開關就能解決的事情，她看得懂的文字也僅限蒙達教給她的和密碼、數字，思至此她不禁喊道：「拜託你說普通話好不好。」

「語言，中文設定完成。」

——還真普通話了！！超先進的！突然轉變的語言讓楊依嫻全身抖了一下，心中甚是詫異，卻忍不住吐槽。

而在此刻站立板又帶她轉了半圈回到原點，也向外圍退了些，讓她不會擋到上升的鍵盤。所有東西都定位後，楊依嫻發現鍵盤不同的按鍵上閃起了不同顏色光芒，但其中只有一個閃爍黃色光芒的小空位，讓她毫不猶豫的掏出了中也發閃出黃色符文的病毒墜飾，放至上去。

頃刻，寬大的螢幕伴著又向四周外移的鍵盤與站立板，顯現在楊依嫻眼前，半透明的螢幕中浮現出一張被遮住大半的臉，只看的見嘴唇與鼻子。這嘴巴蠕動的像在說些甚麼沒有聽到聲音，又停頓了會，才說道：「密碼不齊全，啟動拒絕。」那聲音聽不出是男還是女。

——不可能，楊依嫻驚慌，再次將墜飾拿起，又一次放上去，可是也得到同樣的回應：

「密碼不齊全，拒絕，請勿嘗試錯誤超過三次。」

沒有感情起伏的聲音宣布了輾斷最後希望的絕望。

「可惡！可惡！」楊依嫻吼了出來。

這回是真的失去力氣的跪下在站立板上，都忘記自己還身在兩層樓高的高空，她用力拋著鍵盤，只差沒有哭出來而已，眼前一切使她無力，而畫面上沒有溫度的的噪音讓她全身發寒，有種意外熟悉的恐懼感。

驀地，她想到了迷樣男子也是這種聲調。

——沒有「鑰匙」也打不開最後那扇門的。

稍早的時候，他是這樣說的。

——所以還需要把鑰匙？楊依嫻然起了一絲希望，可又想到自己身上所有可以拿起來的東西也沒了，摸了後頭的口袋才發現照片更是消失的無蹤跡。

鑰匙到底是……鑰匙……等等，難不成！

手忙腳亂的從領口把護身符拉出來，同樣閃著藍色光芒護身符經比對剛好跟鍵盤上閃藍光部分的形狀吻合，她立即將護身符卡上接槽。

「條件符合，接受。」

「編號九四五六零程式碼起啟動。」

聲音說完，畫面上的人臉就慢慢消失掉，環繞式的螢幕上頭開始飛速開起一系列的程式，無數掃過上頭的畫面與文字楊依嫻看不懂，因畫面流動過快形成一團模糊的光影，接著五六條的完成度的顯示條出現在中央視窗。

「掃描大樓結構。」男音又在此刻說道，並於跑完顯示條後出現了整棟大樓的投影建築圖，也是繞在最外層形成環望視窗。

「水源阻擋系統停止。」

「啟動電力流動系統。」

「渦輪電力回流。」

慢慢地，由上往下標示著紅色的的地方都轉為綠色或是藍色。

「磁電廠封鎖解除。」

「護衛軟體減效。」

「修改完成，可移除密碼源。」說完這句話後，漂浮板又載著楊依嫻穿過視窗之間，到主機前去除鑰匙與已傳送病毒的磁碟。

「——這樣就結束了嗎？結束的如此迅速？如此一來就能消弭掉千萬年來的痛苦嗎？」

拿起了護身符掛回脖子上，她突然有種不真實感。又是怎樣的病毒？看起來一點都不像破壞主電腦的樣子啊！

更多的問號浮出腦海，但她沒有機會詢問也無法詢問，因為這時的站立板已經將她送回地面之上，而全部的視窗都移動直至互相交疊，同時顯現出了警告。

「啟動備份傳送，五刻後進入銷毀階段，請立即遠離極軒。」

備份？

突然令楊依嫻疑惑的字彙使她怔了下，又旋即放棄，眼前爆發出來的大量紅光讓她覺得不宜久留。「算了。」她還是快點回去和蒙達報告好消息吧！思索至此，她忍俊不住在電腦前歡呼。

「我成功了！蒙達！」

呼喊後，才想到這裡得不到回應，楊依嫻連忙衝出了主機室與北前間和長長的廊道。來時之路此時感覺縮短許多，也可能因為是全力奔跑的關係，她很快就回到了出口處。

但是，在她踏上入口停機平台的那霎那，看見殘餘的血光交會還有因中央控制台損毀而開始失去電力來源的保全系統，這些人形的保全機械身上的亮光明滅且有弱化的趨勢，接著一個接一個倒往蒙達站的地方，最後，看似受重傷的迷樣男子也撲了上去。

「你這魔族皇子也去死吧！」男子嘶吼如同負傷的獸，與保全機些一同壓倒已經沒力跪地的蒙達。

而這一推擠，蒙達便踉蹌的踩空階梯，隨後向後方的深淵墜落。就這樣，沒有任何預警，也沒有任何說明的話語。

——不久前，才說好的事情呢？

那人消失的髮梢和藍的眸子沒有道別，楊依嫻那瞬間完全沒有做出反應，只是瞪大眼睛靜靜的望著男人，直至身影消逝。良久，她才啟口：「蒙達？」她不確定的顫音輕聲喚道，並且向前奔去卻在半途雙腳跪了下來，換成緩緩朝懸崖爬去。

「蒙···達？」

在好深好深的地心，與好高好高的山巔

如果能互相接觸、彼此理解···

如果最一開始，有將心中的話好好表達出來，
而不是放任他在心底結痂，最後形成代溝···

那……

「楊依嫻小姐！」

在一片熾熱的溫度中，楊依嫻感受到冰涼的液體滑過自己的臉頰，還沒到嘴裡的鹹味已經風乾、結晶在唇畔，連裏龍衝來抓住、搖晃、抱著自己衝上飛行機躲過身後因病毒而爆炸的轆極軒，她都只是注視著深淵中的火光飛舞。

楊依嫻驀地想到，那個人其實也是個溫柔的人。

——還來不及道謝，那人卻已經不在了。

不知道過了多久，她才，失聲慟哭。

那個人以經不在了。

〈尾聲〉

夢中的那人如同昨日那人。
都已不存在現實之中。

*

「楊依嫻小姐，真的非常感謝你。」

魔族首領蒙克與遺民首領索姜分別伸出手和楊依嫻的交握。

將自己所知道一切說了出來，楊依嫻將這幾天相處下來的資料置在蒙克與索姜兩人的面前，並說明了一切，包括蒙達與索利的死亡，至於那名迷樣男子，到頭來她還是不知道他是誰，奇怪的是索姜表示底下沒有如她所描述之人，不過一切以不重要，這都不是她關心的問題。

而前後痛失愛子的兩位領導者終於感悟到，這綿延數代的戰爭是多麼的愚蠢與不值，加上已經損毀的中央控制主機已經沒有控制作用，現在是由另外台備用的電腦來控制一切，電力、水力以及其他的資源已可平等的傳輸到整棟大樓的頂端與地下，魔族也不需要再為了資源而發動戰爭，於此，兩族便在她的見證下，於中央樓房處簽下了停戰協議及和平條款。

「嗯，不會，這是所有人的努力。」她望著兩位老人家的臉，卻說不出任何道賀的話語，只能淡淡的點頭回道，並且拿下脖子上的護身符，交給了蒙克。「這是蒙達的東西，我想——」

「是他給你的吧？」蒙克壓回她的手，眉間有說不出的哀傷。「這是屬於妳的。」
沒有推辭，楊依嫻直接把護身符掛回脖子上。

「我們這邊的人會將您安全送回地表。」索姜也走上前來，低聲說道：「我們也不進行記憶處理了，請您多保重。」
「嗯。」再度點點頭，楊依嫻想擠出笑容卻因無法而作罷。

「也請您們保重。」她說。

就這樣，毫不留戀的離開了。

對她而言，這裡不再是當初的驚奇，徒留傷心。

收拾了短短時間以來的行李，楊依嫻在這裡又多待了兩天休息後，便踏上了來途，走向歸程。

遺族領路員將她帶往了六號對外連接口，同行的人還有裏龍，他是自願護送楊依嫻最後一程的唯一魔族，畢竟魔族大部分還是對她造成魔族皇子慘死無法原諒，就算她拯救了他們。

但是楊依嫻並不怪他們，因為，她也與他們同樣哀傷。

重覆走過黑暗的洞穴，轉過了祭壇遺跡，最後踏出了洞穴，回程的路途顯得安靜又漫長，而再出動口的瞬間，珠峰冷冽刺骨的寒風瞬間襲捲而來，比那時更為冰冷，可是她不想停下腳步，所以跟緊了前頭，走上能回到她摔下來那冰崖上的小路。沿著冰壁鑿出的路段相當險峻，好幾次都是裏龍拉住滑腳的自己，一直到回到山崖上頭，接著，遺族們將她帶到了二號基地後，楊依嫻開口跟他們說到了這裡自己即可，又在那幾人的身影消失後，和裏龍無聲擁抱了下來，隨後快速轉身下山。

剩下的路途，她沿著雪白的山稜慢慢攀爬而下，眼前灰茫的風雪掩蓋住了來路與歸途，握緊手中的鎬杖，獨自一人的讓楊依嫻特別感到孤單。

一踏出了崖子口，她終於再次看到了扎在絨布冰川上的主帳，瞧見主帳那一剎那，楊依嫻發誓她這輩子還沒有這麼感動過。而她遠遠就看見負責守著外頭的人們一發現自己，立刻跑進帳中帶了大堆人衝了出來，其中一道身影，楊依嫻遙望就看到了那頭半白的髮絲，這讓她雙腳如生根似的無法動彈。

「依嫻？」那中晚年人不確定的喊道。

是熟悉的嗓音，在低溫的空氣中也能傳送到任何地方。

這刻，即使被珠峰冷冽所冰凍眼淚也不禁流了下來。

「依嫻！沒事吧？」跑在在所有人前頭，途中還險些滑倒，中年人奔向定格的女人，並快速卻認真的摸了她的臉與全身，在確定她完好無缺後才抱住她，激動道：「沒事就好，沒事就好。」

忍住差點要洩洪的情緒，楊依嫻只是靜靜的流淚，然後，用力回抱住眼前的溫暖，輕聲喚道：

「對不起，讓您擔心了。」

「爸爸。」

沒人問起蒙達的下落，楊依嫻也不想多作解釋，她只有離開了珠穆朗瑪的陰影，直接回到了台灣。

一回到台灣，她同父親參加了陳隆峰教授的喪禮，死因是受凍壞死組織過多，進而影響生命機能。喪禮隆重卻簡單，有許多學界的學者與登山的山友、學生都出席現場，有些人是為了禮儀，有些人則是懷念與不捨，希望能送這位朋友最後一程。在喪禮結束前，楊依嫻就拉著父親默默的離開現場。

對她而言，空氣中的憂傷太濃厚，三人份的思念壓得她喘不過氣來。

時間流逝很快，鮮明的記憶也會磨蝕成泛黃模糊的影像，成就意義非凡的回憶。

如同在所有英雄在卸下重擔後，仍要回到過去普通的生活，可是那生活又已經與過去的普通生活截然不同。

我不是英雄，卻也經歷過人生中重要的戰爭。

在那場戰鬥中，我會害怕、甚至多次試圖逃跑，卻都被一個聲音喚了回來。

他跟我說：「在戰火中，要有能支持他人的肩膀」。

這句話，使我能再次站了起來，畏懼，卻繼續前進。

最後一次低音念完了導讀，楊依嫻將自己的新書簽上了龍飛鳳舞的名字，交給了眼前的青年，看見青年眼中的熱血，讓她不禁笑了起來：

「要有能支持他人的肩膀啊。」她說。

只見那青年堅定的點點頭，伸出手與她交握後，轉身離去。

就這樣，楊依嫻終於結束了這一場在台中市政府前的簽書會，而整個下午的疲憊讓她揉了揉眼睛，並嘗試看向遠方的人行道，希望可以放鬆緊繃的臉部與雙眼。可是，這一望，卻讓她看見了無法相信的身影。

猛然起身，她立即丟下了一臉驚訝的經紀人和工作人員，奔過了整個廣場與中港路，氣喘吁吁的衝到對街的人行道，卻早已失去那人的影子。仰望，都市灰色的天空依舊是天空，良久，她才伸手握住胸前的護身符，祈禱著。

她沒有一天不這樣祈禱著。

在深深的山淵之中，我看不見外面遍地雪白，

只有洞穴中的幽黑，

連一絲光芒都看不見。

連一絲絲的希望都無法擁有。

她握緊了手上的護身符。

不知道，當時為什麼他要這個東西交給自己？或許正如他所說，是為了保護才將這個交給她，可同時也在冥冥之中拯救了他自己。

可若真是如此，那——

突然，楊依嫻很想唱歌，便在人來人往的馬路邊輕輕的哼起了小調。

就珍惜漆黑中仍能傳的歡樂歌聲，
就握緊黑暗中雙手感受到的溫暖。
這樣的話，一定就了解何謂幸福吧？

「嗯。」她的手溫柔的撫過護身符起伏的表面，這護身符自那天起，都安然如止水，不曾有動靜。

「會幸福吧。」

雖然現在還無法互相理解，但是總有一天……
穿越永恆的時光，嘻笑、痛苦、淚水、快樂交織出來的時光隧道。
那個歡樂、和平的地方，總能到達的罷。

不斷的祈求。

創世紀。完

後記

一位全身白色衣裝的老者滿臉怒氣地衝到另外一名全身漆黑老者跟前，怒喊：「你你你！竟然搞得我好像壞人？」

「嗯？」

可是黑衣老人只是淡淡地瞥了眼白衣老人一眼後，又將注意力轉回螢幕上的文字中，而這舉動搞得白衣老怒火中燒。

「你這傢伙！不要無視於我的存在。」他提高嗓音喊道，並出手將黑衣老人的小說頁面壓回桌內，拉起另外一份設計圖。「當初這個歪程式歪機器不是你設計的嗎？搞得好像都是我的錯一樣。」他指著控制機的設計圖，不悅。

相對於白衣老的機動，黑衣老始終都淡定如一，他瞥了眼設計圖，才道：「是我設計的，可我有留下解決方法，還有——」他頓了頓又道：「耀，不是去收拾殘局了嗎？」

「耀？」

白衣老簡直尖叫了起來。

「他不過是台蠢護衛機，還轟掉了人家的兩個小主子，這叫甚麼收拾殘局？」

對於白衣老的大驚小怪，黑衣老完全不以為意，只是平靜的說：「不過是突變的樣本罷了，而且銷毀及數據回收也完成，那張有和祭壇波動有共振的照片也不見了，這樣不好麼？」

語畢，他終於回身來直視著白衣老人，這一望，望得白衣老訕訕地擠出一句指控：

「．．．你真是惡魔。」

「彼此彼此。」黑衣老的紫色眸子寫著無所謂，接著轉身，冷靜的把設計圖的視窗揮走，再度拉出小說的視窗。「留下那本神史的可是你，說甚麼要繼續傳承美麗的神話，叫耀演出這場劇也是你的意思。」

「嘖，好吧，但我可沒要他轟掉人家小主子。」被戳中弱點的白衣老怒氣全消，只能倖倖然地走到了黑衣老身畔，嘖嘖了幾聲後辯道：「而且，這只是個心靈小實驗嘛，而且數據還不夠呢！」

「我知道。」

「好吧，吶，這一次，要做些甚麼實驗好呢？」

坐在在黑衣老人身邊的位置，白衣老人搓了搓下巴，一反剛才的埋怨，露出燦笑。

「地球人類第四次世界大戰，你說怎樣？」